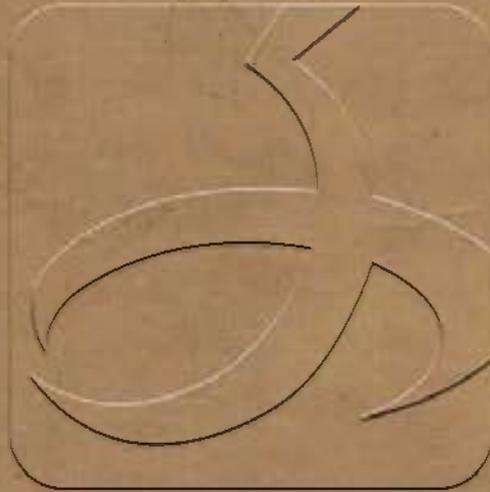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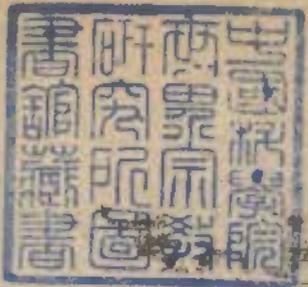


管子





張榜評突然
而起奇甚

朱養純評全
在自得以施

管子卷第十七

唐 臨苗房玄齡 註釋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朱養純元一

恭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雜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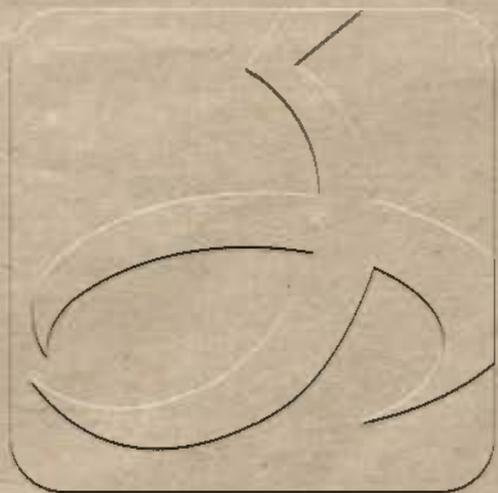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謂平易虛心也。七主據下

六者過。則為一是主也。過。唯有大者。皆過。主能無過

主六。是主一。故曰七主也。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

知得失。得六過。則為一是。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

呼鳴美哉。成事疾。疾。美也。繩。謂彈正也。言以六過繩



七臣方成

威有一德故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申謂陳周聽近

能成美也遠近之事周而聽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

遠以續明之則其明不絕必則下服度事皆得要而詳審則法合固不備待而

得和春通不備待而得和德則民反素也謂以道德

至仁感物德和自此而至於人皆反以理世之君惠主豐賞厚賜

於樸素令中主不能然而故以為過也以理世之君以竭藏放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

門閭故曰泰則反敗矣謂為惠太過侵主好惡反法

以自傷越法行事謂之侵所好喜決難知以塞明決

知則理不當所惡皆反於法故自傷從狙而好小察狙伺也謂既任臣有事

故明也故明也

揚雄評

無常而法令申不辭春通辭與寤同過主行一意而

矣則國失勢於事不合法既不行所以失勢也莖

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之貌伸謂放恣也四鄰不計

四鄰與已為隙不司聲不聽司聲之官隨君所好不

計度而知之也通司聲不聽耳目之官失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

守也此防口杜言之朝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

不辭則所惡及身所為既不合理勞主不明分職上

下相干言失任臣之理勢臣主同則刑振以

豐豐振以刺且豐多刑豐而又安振非刺而何也

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權臣振主君欲去

耳

或當與悟同

莖合義解於

賦作特於作

邦正域評振與世同病

楊慎評又出

世主甚言其

過所謂以其

其使人昏

昏也

曾參評吐金
兼方微淨笑

劉經評主必
求其是

水滸養評吳
上何初去相
公道故管子
重言十七非
世其也

之必危殆。既亂且危。敗。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動
必及。故後代無得也。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為先
威嚴。謂。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故為先
君之理。不

辭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舉錯既不合理。故。世主。春
兩世主。一從亂。一從治。治而為治。非也。微猜自聖。上
攬權而下。羸故。此謂形彊精索。中乾外植。故曰緩急

俱植。禾稿而不為用也。稿之弊。昏
與淫等。故兩曰世世然無知也。通人情以質疑。故

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既不自變。故下通人
無所取信。皆自任曾臆。以理其事。人。多則昏。昏則緩

急。俱植。植立也。既昏而不明。不辭則見所不善。所為
合理。故其所見。餘力自失而罰。尚有執權餘力。已不
之事。皆不善。餘力自失而罰。尚有執權餘力。已不

春通以己怪枯。故主虞而安。虞度也。主能度宜而行
之類。自罰為戮。故安。但主能度而安。則

致下。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
數事。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

侵爭世無刑民。凡兆皆主虞。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
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

之邪正。道從也。一人為主。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
人出。道明主得。則主失。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本謂

也。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
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

國士輕。成成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
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

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

不田。女不緇。緇，謂黑也。工技力於無用。謂勤力於無用之器物也。而欲

土地之毛。毛，謂嘉苗。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

不足。人不足，則逆氣生。逆，士之氣生。逆氣生，則令

不行。然疆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謂善為計謀。何以効

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

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

瑤臺玉，舖不足處。玉舖，猶玉食。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

三千人。謂有材能之女樂也。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

子無成。言不為君致成。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為

周氏之禽。禽，為周所禽獲也。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物，謂

所為侈靡者。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

路散。路，謂散也。舉事不時，必受其害。夫倉庫非虛空也。必侈

度，故。商臣非虛壞也。必弃本逐末，故壞。法令非虛亂也。必上

亂。國豈非虛也。必倒道背彼時有春秋歲有敗

凶政有。志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政急物輕，收緩物重。歲有

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歲既敗凶，雖有義事不足以行其禮。春秋富歲，民義凶，年民急

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春秋穀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

得以什伯其本也。淫，過也。謂穀物過於貴賤，則土當收散以調之。此之不為，故游商得

沈鼎新評
人思空懷亂
亡之故以矣
附地變為翔

趙用賢評
戰國後之

商賦評厥而
在手

什伯之贏以弃其本也春通徵貴徵

百姓之不田貧

賤廢著以要重利故云什伯其本

富之不訾皆用此作訾限也皆從不

城郭不守兵士

不用皆道此始

道從

夫亡國路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

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

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

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

主有六務四禁六務者何也一日節用二日賢佐三

日法度四日必誅五日天時六日地宜四禁者何也

春無殺伐無割大陵

割謂掘

大術

保謂焚燒令

我

何後長評六
方四禁意然

五五評失政
別廢物不和

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

凡此春

夏無過

水達名川

謂偃塞小

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

凡此夏

秋無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

五穀

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

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

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

漂流謂滿

故漂流

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焦草

旱甚則

天冬

雷地冬霆

霆震

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成者生

宜蟄者鳴苴多騰墓

苴謂草

山多蟲螟

螟即

六畜不

揚慎詳此語
即出自管子
亦成濫賜矣
者所謂須知
他數着不好
處政此類也

沈猶垣評權
勢所以運法

賈慶評玉階
注好

藩民多天成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
亾國之庶也馳車克國者追寇之馬也追猶召也言
危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審
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
道備矣此謂珠飾等物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
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
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
信音申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權勢者
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

罪決於吏則治

有罪者吏必能決決之故理

權斷於主則威民信

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

下慎罰上執權各有

也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

主不好本則私生

夫上好本

則端正之士在前

本謂道德之政

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

好利則傾巧故

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為用

毀譽之士在側

雖曰好善及其有功則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

不能賞故曰士不為用

不為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

不為止克謂勝伏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

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
重於高如瀆水於地以譬招來之易也

故法不煩而吏不勞

朱養和評臣
有餘受亂節
風發在著善
知

民無犯禁故有百姓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言亦為臣立法

斷名決無誹譽依名而斷決則理常故君法則主位君臣五、見於此

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依名

而斷則其飾臣克親貴以為名虛名求實之飾克勝

言順而澤也謂不求親貴以自

克勝特恬爵祿以為高伴存爵祿以自

此為名恬爵祿以為高安恬以此為高

美名外揚為高則不御恬爵祿者君故記曰無實則

內實必變為高則不御不能御也

無勢勢必以失轡則馬焉制制馬必以轡侵臣事小

察以折法令枉法行事好狡反而行私請狡謂假許

反故私道行則法度侵不侵法度則刑法繁則姦不

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象飾婦女以悖

上故上悖則陳不訢而司聲直祿上既悖暗雖有危

而知之其司聲之官直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

得祿而已不憂其職務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

謂微孤諂貴法賤則危且日至愚臣深罪厚罰以為

行深文入罪厚致其重賦欵多兌道以為上兌悅也

何潛許君至
不後孤則語
和足貴

在齊藏板

七

離居既殺不辜則人皆離已故善言可惡居則善士

屏面故所與居者莫非離也而逆耳無聞姦臣欲以自信而主失親

好言可惡先以讒附耳奸君之意之亂臣自為辭功

信已也君果信之則失其所親也祿明為下請厚賞其下有功當得祿則伴辭之以為名

求泉居為非母動為善棟其居也與眾非者為母其

也心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其所以買名者用非道雖曰

名討主以沽直也以是傷上而眾人不知之謂微攻

漸攻傷上居善而歸過也於君朱長春評命曰七臣七主而文以七主引七臣中

反復遠近皆陳治亂由主得可以繩七臣失則為

六臣所惑明失馭馬者人敬臣者君也首舉七主
列一是六過而未七障其列其六一是為忠無可
列也又臣是由于君是是故佞可化忠過則忠錄
為佞故挈主懲六而守一臣之是過無道而隣哉
矣化

禁藏第五十三

雜篇四

禁藏於曾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

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言度已以察彼則無隱情故

遠避於萬里之外彼不能與姦生禍姦謀藏於曾脅姦藏禍息故

則我能制之凡此皆以已知人故也夫冬日之不濫

非愛冰也濫謂泛冰於水以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
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冬之水夏之火皆夫明王不

朱長春評曰
覽多此疑端
後世論曰助
守此

朱長春評曰
亂臣政與而
臣臣一則
請以兩寵一
儒忠以買權

李汝評仲文
每用此法

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
事而妨於教也。美宮室聽鐘鼓則傷事而妨教故先慎於已而後彼

官亦慎內而後外。內則本務外則末業君慎之則臣效民亦務本而去

末。官慎之則民效也居民於其所樂。居其所樂則敦土而不遷事之於其

所利。事其所利則不勸而自厲賞之於其所善。賞其所善則皆悅而立功罰之

於其所惡。罰其所惡則忌慎而無犯信之於其所餘財。君人者莫不有餘財

期賞而必信。功之於其所無誅必勝殘息誅然後可以為成功於下無

誅者必誅者也。有罪必誅故能息所謂有誅者不必以刑止刑以殺止殺也

誅者也。有罪必不誅故誅不息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

全。刑茲無赦人不敢犯故日以有刑至無刑若此者其法簡易而民完全以無刑至有

刑者其刑煩而姦多。緩誅宥死則輕而犯之故曰無刑至有刑若此者其刑繁漫

而姦夫先易者後難。無刑至有刑故先難而後易先難而後易

至無刑故曰萬物盡然。皆同之於用法明王知其然故必誅

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子而樂其殺也所以為

人致利除害也。賞不遷非喜與誅不赦非樂殺然必其誅賞則為人致利除害故也春通

管氏不聞嚴誅必殺審於法耳。此申韓之家託也於用法者與倚法者異管假于用商韓則倚而拘

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言養老活人無明於必誅賞夫不

法法則治。言不法者必以法正之故治法者天下之儀也。儀謂表也所

楊慎評乾賦
而權物勢乃
正天心乃見
以殺為活其

誅得其當故
至於無誅則
有誅亦知無
也不必誅而
誅誅愈有矣
下文又以為
刑無刑申二
句更妙

楊慎評功之
于其所無誅
以無誅為功
此此創句法
句下解二
又情斯定

管子
卷第十
九

猶天之道與

楊慎法之
嚴如此

周元人評節
禮意初六

此類達許公
私所分不能

延民思德

程敏政評今
人望憲與
親誰有德

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

刑罰一差。人無所措手足。故曰

縣命。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

故謂吏不敢

以長官威嚴危其命。

危謂

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

所謂君無欲焉。雖賞之不甯。

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

不為親戚易法。故法嚴。

吏之舉令。敬於師長。

不為師長危令。故令敬也。

民之承教。重於神

寶。

不為重寶犯禁。故致重。夫寶有靈。故曰神寶。

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

行也。

無犯之人。刑無所用。其刑法。

夫施功而不釣。位雖高。為用者

少。

施功謂施恩於有功者。施恩不均。則有功者怨。故雖有高位。人不為用。

赦罪而不一。

德雖厚。不譽者多。

赦罪不一。則毒流不辜。雖有厚德。人誰譽之。

舉事而不

時力雖盡。其功不成。

方冬植木。雖勤似后。稷不能成。其嘉苗。

刑賞不當。

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

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行法不遵。眾民不能順。

有道之人。必順於道。

舉錯不當。眾民不能成。

眾尚不成。况無眾乎。

不攻不

備。夫設備者。必防攻也。

當今為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官

室。適車輿。以實藏。

不費於宮室車輿。則庫藏自實也。

則國必富。位必

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

本謂

而用必贍。身必安

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

必親矣。

移無益無補之費。而行禮。故黨多交親也。

夫眾人者。多營於物。而

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營物過分故勞而不贍大者以失

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

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謂所好遠之物

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各以所欲

行而安危異焉適理而欲則安皆理而欲則危然後賢不肖之形見

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賢者欲寡不肖者欲多也事有成敗

而意不能同賢者意多成不肖者意多敗也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

也賢者能進不肖者能退也故立身於中謂多寡成敗進退之中也養有節宮

室足以避燥濕飲食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

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

衾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道識其處各有記也不作無補

之功雖日有功於身無補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

氣情不營則耳目穀穀善也謂聰明不虧衣食足耳目穀衣食

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

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禍福兩無乃善

之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禍福兩有

乃禍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觀絕理者致禍故恐下

觀不及者以自隱也隱度也度已有不及之事當效之也故曰譽不虛

沈氏評語
意分性人等
謂其所欲便
安而不危

姚樞評語
憂心度人

海土享評以
無禍為福無
福為禍有令
入循理而無
越位之思

乘養純評能
瞻察則始處
不昏

乘長春評弘
号而太史公

發之遂成貨
殲傳一段其

乘長春評此
復言時政日
星為紀故事
可列四時為
新故事可物
其說本小正

葉水心是常
意而諸鮮警

出必出於而患不獨生必生於福不擇家雖賤家行

矣禍不索人雖貴人行惡此之謂也凡此欲令修已

以招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謂耳所聞目所瞻

如此則無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道從也事明則

故善者罔之以害牽之以利有害則罔能以利害者

財多而過寡矣利害由已則避害而取利取夫凡人

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

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疾至則

速行而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謂海潮起

不倦也

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

利之在而民自美安勢利在身則不推而往不引而

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凡此皆勢如鳥之覆卵無形

無聲而唯見其成夫勢利致人若鳥之覆卵夫為國

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所以得人心而為紀紀

以總法令為維綱維綱所吏為綱罟綱罟所什伍以

為行列行列所以賞誅為文武賞則文繕農具當器

械農具既繕則耕農當攻戰耕農之不急若推引銚

柳齋藏板

務事享評以
務器常戰軍
以農事武
功於王道大
附理會

朱長春評四
時頌約矣差
其文法也春
寫感首乃其
等詩

張嶠評頌約
天地自然忠
以和

釋以當劔戟。之用銑振者必推引被蓑以當鎧。鎧蓑雨

著之所以禦雨。露若武備之有。菹笠以當盾。櫓取菹

以為笠。若武備。故耕器具則戰器備。具耕器則澤艸

習則功戰巧矣。習農則當春三月。菹室燠造。燠謂以

三月之時。陽氣盛發。易生溫疾。楸木鬱臭。鑽燧易火。

以辟毒氣。故燒之於新造之室。以禳祓也。鑽燧易火。

杆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四時易火。至春則取榆柳

之以易其水。凡此皆去時滋長之毒。春通春陽氣逐

陰氣而出。陰主滋潤。使人生毒。故菽之燠之。易之以

去茲。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以藁為酒。相召。久而未

報者當享塞之相召。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

卯。拊謂擊毋伐木。毋天英。英謂草木毋拊筍。筍笋之

所以息百長也。所以生息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

無賦。所以勸弱民。謂勸勉貧發五正。正謂五赦薄罪

出拘民。解仇讎。仇讎者和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謂

時立農功。施力為夏賞五德。滿爵祿。遷官位

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賢而有功。賞復秋行五

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凡此皆冬收五藏。五

之最萬物。聚所以內作民也。凡此皆四時事備。而民

功百倍矣。於四時事皆備。故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

生者仁也。長者忠也。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收當急也。藏當閉也。忠猶稱也。事稱人理則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

國富兵彊。民材而令行。人多材藝而順上命故令行也。內無煩擾之

政。外無疆敵之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

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必不失財。民

不虛治。必不失法。不治而昌。不亂而亾者。自古至今

未嘗有也。昌必國理。亾必國亂。此段承上言料民。故國多私勇者。其兵

弱。私勇則怯於公戰故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私智則營已而背公故多亂。

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私利則積於家故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

民歛之。博厚則感人深故歛之也。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夫善

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謂什長伍長。

無非其人。雖伍長亦選人無非其里。謂無里無非其

家。言不離居。能者為之也。人無非其里。謂無里無非其

之不容。他家。故奔亾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有什

他寄也。不求而約。不召而來。亾徙無所容匿故故民

無流亾之意。吏無備追之憂。人說不亾何故主政可

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謂繫屬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

之於埴。冶之於金也。人之從法若埴故審利害之所

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火水之就燥下猶人

何後良評胆
百重張

季必評私之
二字顯實殊
重

沈鼎新評民
死民信方能
可往回繫

朱長春評此
段又承言計
田此內政之
餘術三千務

農足食占田
視後世橫征
漁利猶為本
法考三代不
速
梅士享評如
比海辨人無
道利如何不
富
朱長春評亦
是貨殖采本
担而實文棟
而廣

海王亭評五
餘極好兼併
之術然非帝
王之師
楊慎評五功
政言情情語
權而中兵家
之恢詭故恒
用之

之就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

利。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

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蔬素食當十石

不以火化而糠糶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

食故口素食未在其中也

麻絲旁人奇利未在其中也

餘藏民有餘食

也。敘鈞。謂敘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

以知貧富之不訾也

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

民可足也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

以事伐者王

而謀有功者五

令敵國之所愛者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

各權則其威分也

日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

告已故深

也。三日聽其淫樂以廣其心

美人以塞其內

遺以諂臣文馬

管子 卷第十 在齊藏

管子 卷第十 在齊藏

以蔽其外耳惑於諸臣目惑於文馬外內蔽塞可以

成敗內外蔽塞則理據四曰必深親之如典春通典

候典常也若常之內陰內辯士使圖其計士私使辯

敵國與之同生也內勇士使高其氣彼得勇士則內人他國使倍

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更納人於他國今皆絕是必士

關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亦既相疑其士必圖兩國敵

一舉兩獲欲知其謀謹其忠臣欲知其臣

之功也欲知其所令內不信使有離意內既

之用使賢不肖相疑則使其離氣不能令內自賊君臣意離別不

則自相殘殺忠臣已死故政可奪人之云也此五

者謀功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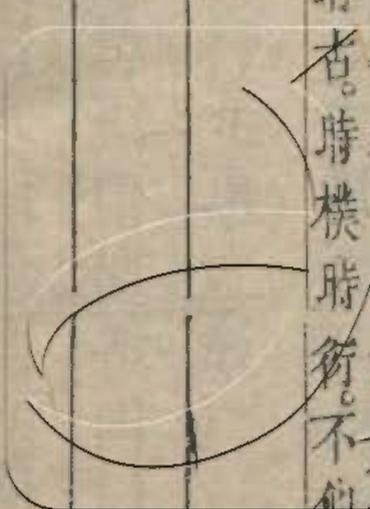
朱長春評法家墨家陰陽家地力家權家雜蒼為

議逐事為段逐段為議亦多有精言然駁而不雜

而本業則地買之略以計然之策猶近管之本術

五謀功則蠶種伯越之戒筭也此意春秋未之文

耶時文時者時樸時術不似一人之筆



五評細問
五謀但謂術
陽其間



管子卷第十八

臨濟房玄齡註釋

唐

蘆泉劉績增註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天而行化

襍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旬即巡也謂四面五方行而施九惠之教一曰

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

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

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二子無征不預國之

參評開手
洪鈺

征。三月有饋肉。謂官饋之內。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

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擲勸子

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此之

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

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為累。有三幼者。無

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今之教母。受二

人之食。官給二能事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管。此之

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

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

鄉黨。無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

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

飲。飢寒。身之。臍。臍。而哀憐之。臍。瘦也。此之謂恤孤所

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蹙。偏。枯

握。遞。遞。著也。謂兩手相握者。而不申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

之疾。既養之。又官。春。通。疾。官。為。句。唐。有。而。衣。食。之。謂。與。療。疾。病。坊。主。坊。即。疾。官。也。

給之。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離。身。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所。謂。

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

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車然後

傷。主。享。評。看。他。九。惠。施。登。一。切。精。詳。眼。知。不。為。苟。且。權。宜。

穢。職。評。字。舊。句。新。

實。評。誰。恤。孟。

北。頌。達。合。獨。系。期。而。政。綱。

沈高評評窮
通振按處曲
折委至

事之。事謂供國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

有掌病十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一

日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

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

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

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貧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

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

歲凶庸人訾厲。訾。疾也。厲。病也。多死喪。施刑罰。赦有罪。散倉

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

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咨於上。資。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

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主因 主則 主參

者多 禱篇六

安徐而靜。人君居位當安徐而文靜也。柔節先定。以和柔為節。先能定已。然後可

定。虛心平易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人。臣之諫說。須亦待也。

右主位 人主居位當如此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日視。則無不見也。

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

承長春評九
守身經言
文要而古

沈高評智
其大君

知也。輻湊竝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

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輻湊竝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 主明在於用天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

有所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既未審察輒有距而

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

彼所知。故戒之當如當。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既如

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

則其所不見莫不聞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

姦偽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偽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遠深

行。四曰上下左右前後之。凡此皆有逆順。熒惑其處安

在。又須知去星所在也。春通陽竈附耳都為熒惑。半

皆熒惑也。參伍三才周行六虛非問不可。故疑思問下之長日飛耳樹明其道也。

右主問

樂水心許距許須要審察乃是所言

楊慎詳持著熒惑何君字所為問矣

不長壽壽心
不為九竅治
頭妙之言

不繼垣評不
不聞斯之
密幾

揚悅評新人

張榜評相為
情則并忘其
名矣

管子 卷十八

花齋藏板

心不為九竅治。九竅自治。君不為五官治。五官自治。君在五官。故為善者君予之賞。為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因得。賞何勞之有。聖人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物。屬。臣也。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長矣。

右主因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其機事。故臣下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外內不通。安交爭而亂也。外內不通則事關閉不聞。善否無原。既不聞知所怨。不泄。故無怨。關閉不聞。善否無原。既不聞。

善之與不善。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日。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參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實相為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管子 卷十八

五 花齋藏板

桓公問第五十六

禘篇七

朱熹純評明
臺衛室皆旌
諫政摠街吳
臺古所以達
臺去蔽云何
矣

據慎評此言
官之四者也

據士上評有
非而求人
是以眾庶
君進者也奉
職而來厥事
是以議論
職功者也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

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

察民所惡以身為戒人有所惡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

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

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訊問也

也驚問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

而賢者進也復謂日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

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

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

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

正士見上有過而非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為嘖室之議

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嘖室之事

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

桓公曰善

朱長春評古之帝王聖賢皇皇唯不及則檢身于

有過哉過而如日月知者早也故曰有未嘗不知

知之故莫若延諫而喜聞子曰察言觀色慮以人

人夫且谷之幾微而可弭之通道子士有百行君

而延之也。也勝其也。而窮之明臺衙室。告旌諫諫。總街靈臺。又不足也。而陳詩于巡。聽諸於巷。周爰於皇華。采方於輔軒。奏曲於房廂。如一隅之向。一言之塞。通其幾于萬。唯日不足。而後尊其君者。導之曰翹過。曰沽名。曰譎利乎。果使其名利以餌也。而吾受為戒之。益非孟嘗所賞諫象壯者哉。凡士之無欲而者。則寡矣。凡君之官人求中其欲。則眾矣。主惡聞而曰無開其欲。則莫若空班暑而獨立能乎哉。不使以諫欲。而以壅蔽欲。天下之士之趨於欲。不可言矣。善哉。噴室之議。齊所以伯諸侯也。鄉校之毀。鄭所以存微國也。齊大而君臣共主之。鄭微矣。而一鄉為政。不心為幸。仲與僑皆明著於帝王聖賢之皇皇哉。故仲尼兩曰人也。

度地第五十七

禘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

非管子不能

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

姚樞評先處
于不傾地

原復壯者。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

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緣水澤。然後建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

馬謂於都內。更為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春演。形家

第一宅葬。第二相地。木有外山水者。平原以高下。屈

絡視取之。兵志右山陵。左水澤。地道尚右。山水西來。

故天下都城。大約皆如兵勢。兵以此為生。度地居民。

左之而已。韓厥曰。土海水淺。其惡易觀。民愁。鞏隘。所

以落渠之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

六畜

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種者也。

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

管子

卷十八

七

管子

張正評法其詳核

義惠乃別制斷之乃分別其地州者謂之術地數充

十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國不如霸國

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天子

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

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

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士閭閭謂地高則溝之下則隄

之命之曰全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為固也

穡鈎也謂荆棘刺條相鈎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

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置

君所保全而守此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

天下故能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

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

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

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

害也厲疾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

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

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為

朱養統評因天處正慮不

沈明新評五害中獨評水水能為大利八害

孔穎達評淵以

楊慎評此治水之法亦法水之法也

柯潛評勢象禹行無事

管子

卷十

在齋藏板

之。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入於大水及海者命

曰枝水。言為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

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

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

地之勢。疏因而扼之可也。扼寒也。恐其泛溢而不久

引以溉灌。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桓公曰水可扼而

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

下則疾至於測石。謂能漂。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

高其上領。錐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春水可

走也。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錐謂

前後相受以尺為分。每領而方十尺。即長一丈也。分

之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春

通建錐地勢以高走下之喻。高之治水。水之道也。水

善下而不爭。走上則爭矣。凡田之為溝洫。以通水也。

唯其治田之利。曰坊。曰庸。為時封。澆。行留而用之。然

而祭者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安有置。使。而走上

之。則。與。主。之。禍。壑。平。為。除。害。而。速。也。乃。迂。其。道。而。遠

之以勢行之。行曲也。謂下曲水也。水之性行至曲必

留退滿則後推前。謂水至處必留而却退其處。地下

則平行地高則控。控謂頓也。言水杜曲則擣毀。杜猶

擣觸也。言水行至曲。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排也。謂

則衝而擣有所毀傷。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前後相排

管子

卷十八

九

管子

西晉書評他

也。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拱。則圓流生。中則涵。無所

通則相。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塞亦控。則水妄行。水

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

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春通。輕法不孝。天灾歲荒。故

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

地矣。所謂與天。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

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

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

廩。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為水工。之。都匠。令之

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

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財。其糧用也。今日。常以秋歲末之時。闕

其民。闕。謂家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按人比地。有十

受地。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

之。有銅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於疾者之。可省作

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并行以定甲士。當

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之際。并行視之。強壯者。預

上其名籍。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

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

楊煥詩中今
井井危河之
道寧于此為

沈博新評漸
盜匪畫經理
不編水經

卷之十

水經

官既得甲士還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

行閱具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其里因其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備水之

以冬無事之時籠雨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貯土六具下準此

車什一雨葦什二車葦所以禦雨故曰雨葦食器兩具每人一具人有

之銅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貯器當銅藏於後里中兼得給凶喪之用

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

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去苦惡

又有苦惡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

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無得後時其積薪也

以事之已已畢也農事既畢然後益薪其作土也以事未起謂春事未起

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

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

備而豫具者也齊海國也受九河之下流河之患水之利害獨後世乎哉當時水傍

之諸侯國自為救一井郡縣而患乃專移之天子耳

蔡丘命毋曲防白圭治鰓為壑時所汲汲可知矣水之道大則行之小則防之

行之也管子度地中詳列水官之事後世都水行河

之法其矣云何設吏云何閱民云何備器薪云何事

時云何作隄云何樹守云何案行云何示據云何取土中外濁水入不敗濁水黃河也治之詳如此漢之

程敏政評管
諫是制水要

劉總評上
制水要事

前漢評士能
害水水能
以故評言之

水衡之錢而勤沿河之作何為哉故漢前非無水也
衆國受治之漢後天子獨治之衆治其備諫其修巨
獨治其守弛其修遲弛而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
連故害大而不可救也

日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
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黃生可
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
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
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大者
為之隄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
樹以荆棘以固其地襍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

泥附新評
時作土功有
利不利故言
四時起事

朱長春評
日把百日前
可作田家說

僥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為界可以毋敗當

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藹殺草
歲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

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
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汝利以疾作

收斂毋留一日把百日前民母男女皆行於野不利
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上弱難成利耗十分之六土

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
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郊繕邊城塗郭備平度量正

朱表純評此
列四害而避
之大有禮也

權衡虛牢。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
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
利作土功之事。利耗什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
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室。四時以得。四害
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
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
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
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
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

朱表純評此
川此為順卒

之家起火。為溫其田。及官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
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
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春。適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
避之。故不八九死也。故曰先
天弗違。後天而奉。今有養生為道之人。買買。偃偃。而
不知何有。愚庸哉。故聖人執成輔相。以左右民。左右
以者。左右。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
天地者也。
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
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為率也。五者
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
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

管子
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為之。其

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

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

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

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衛水可据者。据

之。終歲以毋敗為固。此謂備之常時。禍從何來。所以

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

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

之。不能為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

人何事乎哉。亟為寡人教側臣。

朱長春評行
河使者當
此座右何必
芝黃白馬

朱長春評。度地出于王制。司空之職。曰司空執度
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此都邑之大制也。而
篇中歸重于水害。害土者惟水。害民者亦惟水也。
禹治水。地平天成。平土可居。信為度地之要害哉。
周之澤衡。漢之行河。以此為官守重之矣。演水議
其在篇中。不贅。要其文質。實簡要。有經理。有治法。
有區畫。有時節。是地利國憲。一種要言。頭論非區
區浮議。漫詞者。此可補冬官。奉為水經。

管子卷第十八終

海地負山海
以外荒神性
此以與內維
初文章妙品
言地土此
則水
起用資評言
居是土之民
其語音合於
狗聲

沈陽新評由
五施而至
施亦隨地深
而異若之二
于施亦然

唐以下屬三施斥堠以下屬再施黑堠以下屬一施

五土唯五施最為土厚水深吉土之氣王宜立國都
建君而手其實其木宜旣菴與杜松旣菴二木名也其草宜
謂土之所入也

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

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呼音中角謂此地號

角其水倉其民彊赤堠歷彊肥歷疎也五種無不

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

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

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寔也唐虛也唯宜黍

秣也宜縣澤常宜縣行廡音落土既虛脆不堪版築

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廡其地遇潤則數毀其草

宜黍秣與茅其木宜樵擾桑樵木名人桑也見是土也

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

泉黃而煥流徙謂水煥構之氣其泉居斤堠宜大菽

與麥其草宜藿藿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

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

徙黑堠宜稻麥其草宜萍蔞萍蔞草名其木宜白棠見是

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
而苦

管子 卷之六 二

趙用賢評言
五土之民語
齊合乎五音
所謂中乎五
音之聲響又
似乎猪馬牛
羊雉之鳴各
有不同今以
五音德像合
之良然可見
古人譬物之
精妙處
楊慎評律度
量衡俱生于
黍稷從審音
以辨其清濁
法理歸一

參差地評五
音之語因土
成聲其至理

蕪賦評方正
不必山海經

楊慎評青山
青龍所居是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
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
以鳴音疾以清續按此言呼以聽土地凡將起五音
凡首凡首謂音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三之
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
九也又九九之為八十一也以成宮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
以成宮鍾之宮而為五音之本三分而益之以一為
百有八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
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
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
七十二是商之數也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有二分去其乘適足

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墳延者六施六七

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陝之芳七施七七四

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

泉杜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

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

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

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

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

為東方木虎
乃西金庚色
白金性剛此
山若下見堅
白之土是木
受冠而先枯
金匿子以自
養故不可得
果也其云及
裴始切灰耶

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春通庚金剛也不可

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赤壤勢山十七施百

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清商神性之名陛

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

可得泉言有石駢峯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

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

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春寅自墳自陵

得泉已四矣又一加十四丈而高陵上山反不言無

泉何也地經曰山之吉者地泉鍾於下靈光發於頂

故高山之首多生雲烟降雨澤蓋地為坤山為艮一

風一柔一高一下其培塿凌丘龜龜帶者在坤艮之

非氣所鍾也山上出泉地經曰天池往往鍾靈為

吉土今名山至高多有之其有側則其脈氣所落

而結也故天眼石井珠簾瀑布玉乳玉潭龍湫虎跑

蛟飛杖錫或天生或人力或神通其泉多名飲之益

人冬夏常注大旱不竭上頂氣仰而升故得泉淺傍

氣在中側氣在下五泉者山經三穴之法也凡土與

山得水為上相者眼就乾濕現此為其地不乾其草
進退地之氣在焉氣合理曰地理
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楠楠木鑿之二尺乃至於
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蕪其木乃柳鑿之
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蘄白昌其
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旁也其草莧與
蕎音蕎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

之軒乎舞之

等名有十
二

揚慎評解辨
十五音士辨
五行管子
下才其十

五方極遠之
宜厚而指陳
如季札現樂
也
朱養和評以
後每段俱有

沈鼎新評上
亦有五色俱
從金木水火
土水物之生

側其草菑與蔓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二十一尺而

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其草宜其穀造成也或高

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犇犇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犇之下犇即鬱也莊周所

謂鬱也西也犇下於莧莧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

於萋萋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音

蔚草也一作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

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士為九十物每州有

常而物有次群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

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朋朋別

振切剛而不韜韜敷不滯車輪滯泥不汚手足其種大重

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官也五粟之士若在陵在山在

墮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

聚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群木蕃滋數大條直以

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

龜楮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謂

之氣聲烈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

夷近夷平也如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士乾而不格格謂堅澁而

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士粟士之次曰

此種類亦隨以矣

張嶠計從聚土推五沃

渠水心計頌成句辭似賦體

藉用賢神類在類度節也言入麻跡也無此歸小麻條易治故如麻絲也

曾彥計從五沃推五位

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

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剝忒索生蟲易全處剝堅也忒密也索上

謂其土多竅穴若索多竅故蟲處之易全忒剝不自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

不乾白此乃其種大苗細詳抽形蒸黑秀箭長亦即

箭長謂若竹箭之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阪

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相作扶扶音無及彼

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

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

陰則生之楂蕪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擇

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藿如

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洽揣

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疇隴也謂為隴

也蓮與蘘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

其泉白青其火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瘡醒瘡首疾也醒酒病也

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為濕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

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礪英

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孺不灰孺謂堅不相著青忒以治音

及謂色青而細密其種大葦無細葦無棘莖白秀五音

朱養和言
五粟五沃不
言山此言山
之淺泉九旁

位之士若在岡在陵在隕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

求甬求甬亦竹類也猶擅其山之淺有籠與斤籠斤並古阜名羣木

安遂條長數丈安和易遂競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葦木

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棟棟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

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臬臬猶無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未有箭

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芩及彼白昌山藜葦以羣藥

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漉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

安遂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爲生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

黑其人輕直皆事以食言其性廉首事少食無高下葆澤以處

位推五隱士

是謂位士位士之次曰五隱五隱之狀黑水黑蒞蒞地

衣也

青休以肥芬然若灰芬然灰起貌其種樞葛蝨莖黃秀

志目志目謂穀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結以蕃殖果木不若三

士三士謂五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士十分已不是如其二分餘做此

謂隱士隱士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

士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爲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蝨莖黃

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耐忍蕃殖果木不若三士以

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

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圻其忍忍隱忍

昌彥評從五
坡推五浮言
耳堅碎

昌彥評從五
隱推五壤得
澤而起

行彥評從五
洋推五恣色
黃而虛

皆彥評從五
卷推五纏言
剛經也

皆彥評從五
推五監

皆彥評從五
推五則

皆彥評從五
則推五塌累
重而不碎也

草名忍葉如藿葉以長孤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

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

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恣五恣之狀廩焉

如塏塏猶疆也春通下有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糠以肥此塏與濫同

絀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

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恣上之次曰五纏音盧五纏之狀

疆力剛堅其種大邶鄆細邶鄆草名莖葉如扶樵扶樵亦草

名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纏

土之次曰五監五監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

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

分之三塏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

謂其地色青紫若脈然也其種大秬細秬秬黑黍黑莖青秀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

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塵之厲厲踊起也其種大蕘細

蕘名若草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四沙上之次曰五塌五塌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也

其地附著而重累也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木名黑莖

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

曾彥評從五
瑯推五猶

曾彥評從五
猶推五壯

曾彥評從五
計推五殖

曾彥評從五
殖推五穀

曾彥評從五
穀推五臬

曾彥評從五
臬推五桀

種二十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率細

率草名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

上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

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

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切以臆壻其種馬膳草名黑

實朱跗黃實附花足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粳粳然粳粳也不忍水旱

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六穀土之次曰五臬五臬之狀堅而不脆雖堅不脆

也其種陵稻陵稻計陸生稻黑鷲馬夫昔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

三土以十分之七臬土之次曰五桀五桀之狀甚鹹

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

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

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朱長春評不攬天官不知天之變也不讀地員山

經不知地之變也不知其變不知其大山經節而

穆志惟於夷上古之文也地員博而奇衍夷為惟

中古之文也雖然其非管兵書耶管子東表之人

也仕不履數國位不徧九服車不通于五方四瀆

十一草九州三土九十物臚列而標命之晰如也

與辨土定方之家。自有一種物宜地利之書。以教民樹藝。而安居其餘。即秦不火者。樹種之書。後世最淺近。有田家五行。與小正並行。而圖經本草。穀木花果譜。各亦有別傳。則古之地職。來久矣。神禹聖童八年四載。以奠九州。其志於貢者。經于山海者。外傳于其經傳。所不盡。或又從而收志之。則地員又山經之支。疏也乎哉。非此一神一聖。隨刊潛封。涉歷胼胝。從其施尺。以載所見。亦所員。後世更誰有足迹。徧天下者。又安條其土泉草物。縷縷而肩列之。則慶與。其言與先王之制。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其大畧。余未有如此詳者。周禮冬官。以地員諸篇。凡言水土。可為

外補

朱長春又評。自六施至二十。而自五施。反至一施。土之善。維五得氣不及。已淺。過已深。然五土合五音。民之常居也。故同命土。無別名。墳延以下。則有名。以土合音。以音候土。以人音合樂。故五施

之後。先叙叶五聽。歸本五音。然後順次十五變。則畧矣。攬者以陸離錯雜。日文奇。不知奇故無奇。理合爾。爾。

弟子職第五十九

禱篇十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必虛其心。然後有所容也。所受是

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持力。

驕而恃力。則志毋虛邪。虛。謂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

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

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春通極。丘

大小學。一於極。唯虛受極。

沈鼎新評。毋。一語已具。大人。

梅士享評。此篇詳于勿職。而君子聖功。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盥。潔手。漱。滌口。執事

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

徹盥也。洗拚正席。洗拚。謂洗水而拚也。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

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怍。怍。謂變其容貌。受業之紀。必由長

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一周之外則不然。

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思合中和。以為綱紀。古之將與者。必由

此始。必先中和。然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對客無讓。績按。弟子供給使令。不敢亢禮。

也。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

求。雖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具其食。稱在盥漱。跪

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

先菜羹。先菜。後肉。羹。食之。次也。載中別。載。謂肉而細切。載在醬前。遠載近醬。

食之。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

酒右醬。左酒右醬。陰陽也。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叶。三飯。二叶。飯

食。必二。左執虛豆。右執挾。七。七者。所以載鼎實。故周

還而貳。貳。謂再益。唯。謙之視。日。食盡。同。謙以齒。齒。類也。謂食

程敏政評可
以去忌去腐

居正評復業
開疑是大學

何俊長評古
商銘云謙
以食不足狂

也此亦其意

沈維垣評食必以禮曲盡其道

朱義和評古入重酒掃自有節度

趙用賢評古若東新燕以

管子 卷十九

盡之類而進續按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益菜後益肉也春通記長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又君未覆手不敢殮此同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有

柄長尺則立而進之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此是再益之剛紀也

拚前歛祭既食畢掃席前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并搜歛所祭也

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飯必捧擘羹不以手挾也亦坐盡前

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既食乃飽循呬覆手也

手而循之所以振衽掃席以拂席之汚已食者作握拭其不潔也

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既徹并器乃還而立并謂藏去也

微并器乃還而立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泛灑

攘臂袂及肘恐濕其袂且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

寬故播散而灑室中執箕膺楪厥中有帚楪舌也既灑水將掃

之故執箕以舌自當置帚於箕中也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

千戶側謂倚箕於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

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拚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却退也聚於

戶內謂聚其所歸之穢壞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已

適已猶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

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春通坐古作跪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

協是稽協合也稽考也謂合考書義也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

管子 卷十九 十三

為燭故為之
總蒸細薪也

稍寬其束使
其法間可各

容一蒸以通
火氣又使已

然者居上未
然者居下則

火易然也

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

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著燭之法。矩。法也。

蒸閒容。蒸然者處下。蒸。細薪者。蒸之間。必令容蒸然。

燭者必處下。以焚也。捧椀以為緒。緒。然燭燼也。椀。所以貯緒也。右手執燭。左

手正櫛。有墮代燭。燒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

取厥櫛。遂出是去。先執燭者。既捧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于椀中。

至其櫛漸短。有隨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先而交坐于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弃之也。

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

常則否。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

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朱長春評。弟子職。是古左塾師學規。以養蒙求者。故韻格相叶。便於童兒課讀。不知何代何師所著。其辭文近二禮中祝銘之體。意成周設鄉學。頒定教儀。管子書中存之。以教五鄉之士之子耳。少儀小學。禮述禮節。而此專屬書堂教條。子游示灑掃應對進退。此足略具格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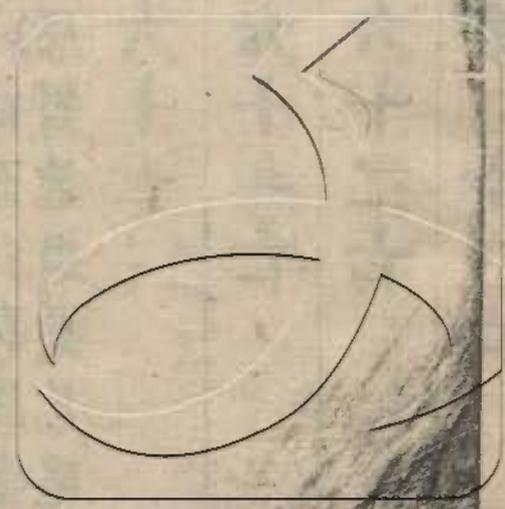
言昭第六十七 禮篇十一

修身第六十一 禮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禮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管子第十九卷終



管子卷第二十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叅評

蘆泉劉 續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高字新

孔穎達評不崩不涸是山未不變處推之人物皆然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

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
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沈明新評上
言高曰所欲

得此言生曰
所欲至可見

人皆有欲特
息人主自解

其高自失共
生耳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
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悵，則民人附。父
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
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
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
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
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

曾子評世常
其高自失共
生耳

管子

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
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
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
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
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
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
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
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

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楊慎評入地
即為對亦開
心裁格而無
深意

術則字觀切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其養。子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常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葉水心評節
不可更王政
所以配造化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李泌評威立於民民何可不得

楊慎評此勝深居靜攝之病然有自輕其威者此亦是藥也

劉正域評人君心如風雨則怨怒不及

劉勰評同民好惡故政樂而令行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為其威人主去其幽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彊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朱養純評民
之亡卑必曰
致利不然恐
水載舟亦覆
舟矣

程敏政評欲
銜令必先樂
民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為天下致利除
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
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為上用。入則務
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
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
有以亡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
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
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
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
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
者君之尊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
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
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
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莅其民。而不
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

沈維垣評靜
佚二字見治
源

不言而廟堂既修

張務評歌
美行民美之
好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集養和評得
人所以致治
古今一軌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為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為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寃暴之令加於

百姓。憐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

下叛之。而願為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

也。

無儀法。程式新泐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

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

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有。故明主之務。務在行

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

不顧。

何清評蜚搖
歸甚危

何良俊評亦
明德難言之意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
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
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
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
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
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為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其
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
主之所以為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

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
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為

評彈與
笑仲取
中舍道
而求治
能治
評別後
深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
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
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
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
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
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

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皆中術數故衆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為器也主之所以為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四方無擇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為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讐則民踈之道之不厚遇之無實詐偽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為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

魏樞評依
稀不識不
知之風

朱泰和評
臨冠亦曰
夜行惟心
陰為之行

夜行者獨有之乎。

為主而賊。為父母而暴。為臣下而不忠。為子婦而不

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

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平原

之隰。奚有於高。

為主而惠。為父母而慈。為臣下而忠。為子婦而孝。四

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為不肖。所謂

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為深。故曰大山

之隈。奚有於深。

毀譽賢者之謂譽。推舉不肖之謂讒。譽讒之人。得則

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

而禍患至。故曰譽讒之人。勿與任太。讒臣則海內

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

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

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

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者。聖人不為也。故聖人擇言必

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管子評語

管子評語
人蔽主明
古烟戒

沈尚新評顧
憂所以準言
行

德誠評舉長
使非計速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
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
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
為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眾。而德
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
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眾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
眾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

李必評得戒
必諾戒必方
是聖人之言

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
定服而勿厭也。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
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為
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禮義。不計其可否。不義
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為賴也。故
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
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

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口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

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

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

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

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養疾

切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

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養食則不肥。故曰養食者不肥

體也。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

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

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

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

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

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

何俊良評善
立者主小殊
天

楊德評納諫
食以肥身

梁養和評惟
公則平

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蝮蟻上如由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蝮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

也。以蝮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

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蝮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

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

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

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

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

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

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

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

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爲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

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

葉水心評使
八所以專

此完會就
出最壞事

孔穎達評無
取者亦于取

程繁評廣
理句新異

趙履功
夫正其心爲
意和之德

神續按謂操其要而不泛求也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劉勰評和之
彌不止合行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

誠評萬物
式一語

莫震愛中
之長無不案
用

柯濟評樂之
生之若君目
為地

沈鼎新評伏
持數語可
見宗

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

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

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

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

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

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

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

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

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

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

也。而用之者異。間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

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為一鄉主。幹者。鄉

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

賢彥評述
化身渾朴

張味評持滿
艱難

朱長春評即
惡盈好謙意

姚振言天道
總在同民

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必待萬民之為用也。而後能為之。故曰安危者與人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人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其與其合之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

不可得而王也。不效曰憊。至天不而夫天之道。不可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
 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為無道。至於滅亾而
 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舍之
 也。藏之而無形。故不計其功。不顯而不味。故難目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
 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
 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
 視之往。

機士享說
 到子孫意其
 深漂

張榜評利民
 者帝王之實

何俊良評誰
 理無私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
 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
 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
 歸。古今一也。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
 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笞之。故
 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為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
 笞。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為。則子母

朱養純評勝
敗死巧拙然
巧詐終不如
拙誠

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為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為之之術也。桀紂貴為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僂者不知為之之術也。故能為之則小可為大。賤可為貴。不能為之則雖為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下不墮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程敏政評大
小由天在人
善承天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為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亾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劉魏評可錢
交道

與人交多詐偽。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必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若也。內觀其事。親也。

邪正域評益
信友又即是
忠臣孝子

洗維垣評量
力而使方能
信人

務直評須非
信人品

某水心評切
世病

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
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

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

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

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

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

為。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彊不能之罪

也。故曰毋彊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

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

告不知。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

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

之勞而無功。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

此為友。則不藉。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

沈麟新評衡
石程書只是
不自去而善
國

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衆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

孔穎達評別
出聖人則知
人不可亂用

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人不計也。

姚樞評使不
忘處最微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朱養純評上
蔽下壅故下
不得通上不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高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出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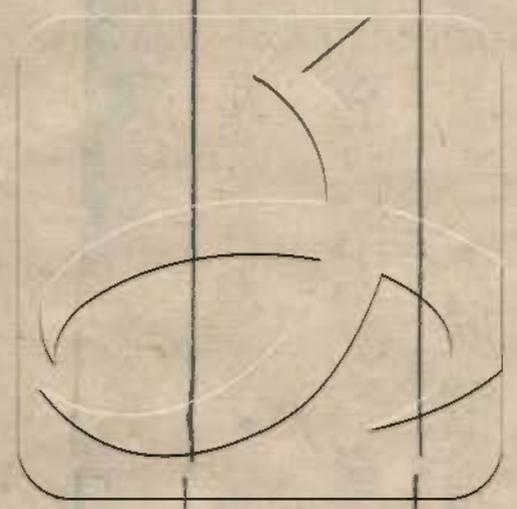
朱養和評有
將有恆言行
則後再矣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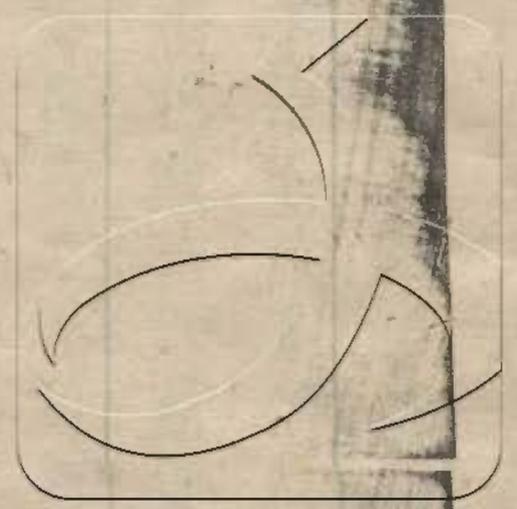
信行發於身而為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
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言之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之不可再者。其行賊
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不賊暴。則天下怨。
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亡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
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朱長春語諸解與宙合不同。宙合言精。自經自傳
一綱一目。所自由其說也。諸解長條大葉。體不相
合。義又粗疏。明是周秦漢之間。法家為管子演其
說而解之。拘俗淺漫。無所發明。亦無證解。時或牴
牾。不如韓之解老遠矣。但解義自三代以來。首為
創體。與後世就文通點註疏不同。則天地間博註

一家古式宗門。即後來唯郭象註莊借文立以明自
相自發。雖本宗時謬自成一說。其原出於此。他皆
經生家門戶耳。



管子卷二十終



管子卷第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程敏政評其
知治亂過弱
豈不子敵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
 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
 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圉之備
 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圍敵之心故
 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
 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

非弱即威

研瑗評始知
有教士良將
方可戰勝庸
堂

沈聘新評全
生而無以自
守愚甚矣即
王孫何侯諸

蘇軾評是為
凝士下殺

何良俊評以
好指國可憐
可長

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
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
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
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歐衆彼以良將
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
卒不戰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
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
男女無別及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
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
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
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人君唯毋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
易之按易謂易金玉貨財以官爵也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

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
者不為下智者不為謀信者不為約勇者不為死如
是則歐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

下流

李淡評情偽
不見成何上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朋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朋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朋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何清評荒嬉
謂此宜骨節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歐國而捐之也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朱長春評私
黨之禍甚熾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得于上黨與成于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官羣臣務伎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朱長春評能
便主不悔不
更御算巧師

人君唯勿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

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讓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張榜評各解皆非管子親筆故文多淡弱惟版法解獨勝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于左秋殺于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謝則下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不私近親不孽疎遠。不私近親不孽疎遠則無遺利。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

沈氏新評正植法天經風雨法時運高下法地紀始可飭三經以有國

張榜評秀逸鴻深酷似駱

管子

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
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
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
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
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
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朱養和評讀
之如和風烈
地可變可齊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
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
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

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
禍乃始牙眾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

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

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

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

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

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

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

李漢評先易
不見全在人
本察

張榜評盤旋
通

楊慎評舉廢
二語大非淺
思之等

楊慎評知亂
爭所由階使

桐常語順利
所以令民鄉
意勝任語出
增清

論是評說到
心逆其美直
扶人事要領

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眾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而眾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按此五字疑衍不教順則

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眾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且暮利之。眾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

質。補質竹器所以量物者音質經言作成事以質此解曰用稱量也則作質是言事必較量以求其實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恕而行也。度

沈博新評如
此用財力便
其反息之原

怨者度之於已也。已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壞之心。故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歿。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為。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

朱養純評正
直所以明法
度義自森烈

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之。殺戮犯禁。以振之。

何良俊評三
器六攻語甚
嚴確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

沈氏新評上
特法而下循
差何容差矣

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
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
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
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
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
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
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
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
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奇章

邪化令往民移

蘇氏評性遊
筆有之野

沈維垣評信
心始可用法
一捺一痕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
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爲主爲質以治天下天覆而
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
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
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爲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
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
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
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

行信必而著明聖人法之以事萬民故不失時功故
曰伍於四時

柯潜評東周
先塵

凡衆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

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衆至而不親徒愛而不

利則衆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

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諷在愛施績按

當作悅衆
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衆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

則不能盡有故曰有衆在廢私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有根原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

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節

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

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

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

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

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

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果長春評必
經必道必當
必理則怨自
消

張嶠評事衆
語翻案奇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墜

名論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

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

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

有予人者也

桓公謂管子曰

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

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

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

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

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

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如惡不公議而名當

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

胡瑗評以不利利以不有予語奇致與

朱長春評解尾忽附問答一條未測之

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沈問新評欺
犯亂三字明
目也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得蔽其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羣黨而成。勿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

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為非。是故羣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

竊觀必用
必服正畏
處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

利。畏。二。字。佳。

莊敬政計人
王制柄

何良俊評
不可脫于淵
觀此益信

朱長春評大
臣專生殺威
法安戶

葉水心評已
廢已奪可為
策此

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成
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
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
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
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
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王令守本任治分職
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
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
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
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
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
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
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
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為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
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內之

朱養純評世
賤無所因緣
而進便無差
冷

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

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

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

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遠隔閉而不得

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按經作出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

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若能隔君臣之間

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

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

通謂之塞按情作下情求不上通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

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

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

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

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曾彥評斷不
參伍是病根

李泌評一册
一逆如釋鼓
應

柯潛評案法
刑罰不淫

岳正評舍公
用私則賞罰
便無患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其故其法令明而
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
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勿黨而
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
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
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
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
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
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
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宐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
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
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
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
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
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
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
法之內

沈開新評刊
法是用民大
稱不敢二字
今人風氣嚴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
行也。故治國使衆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
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
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長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
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
臣並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
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
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

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

蓋謂可惟德
則孰剛惟德

衡石程書不
宜

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

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

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

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

錯。政不二門。

周入會評
鮮銷琥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
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
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

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取為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干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

禮法政評法
嚴政難犯

沈鼎新評其
更不私極正
以去欺

務慎評權衡
本以去吏私
併印以喻吏
以其吏皆權
衡也不事權
衡意會其

何良俊評其
公平最確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利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詐與權衡異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

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

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

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

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

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羣

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為主用。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

以黨舉官，則民務佞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

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

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

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汙辱之人在

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

此，則慙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

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

要錄和評不
督實功以譽盛行

姚樞評言
過譽非古
官人之意

曾評汙汙
死沙暴暴如

張榜評漸微
而積更何畏

亦長根根為
之現地極主
非矣

胡環評從來
亦王大都老
守厥法

姦臣之所務傷也。人主不參驗其罪過，以無實之言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善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實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佞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為惡，是故忘主死佞以進其譽。」
按佞同交後放此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佞衆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

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可危。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沈州新評功罪重私人心

富貴尊顯，久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

魏樞評重臣之勢至此

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其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其於

稽敏政評應隊迫不及國

管國之重而擯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張榜評私之一字有嫌以公事君之義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衆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治其國也。故屬數雖衆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法在國指由力法不明之故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敢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爲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度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

奉必評石破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之奉王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

郭五城言定
必命如鑑

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佞而不以官為務如此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佞不以官為事故官失職按經作故官失其能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

沈鼎新評不
談不官宜功
實之鮮

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因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而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死虜之患此軍士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眾不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

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柯潛評是非
罪情非甚度
不新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妒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姚坦評立民
欲惡語見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

論語評注
卷第一義

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
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
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
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續按作君臣
別則易治也治也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
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
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
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
而守法為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何良俊評讀
此與一之日
二之日清華
何異何必王
風獨健春色
梅士亭評春
作之眾易役
而飛耳於五
斷阻棄之味
則隱然動念
千人之絲易
起而長目於
鳥獸不舉之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
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壤百畝
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
凍釋陰凍釋而秬稷百日不秬稷故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耳也續按陽凍凍地上也陰凍凍地下也秬同莠別
本作物種言七十陰凍釋秬稷若百日則過
時不秬矣是秬種惟在二十五日之內補日至六十
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自此七十日以後農

傑則樹焉傷
心又國皆有
衛不得不按
籍而征民貧
盜與不得不
嚴刑而禁故
不必厄於鄰
敵而已困於
誅求不必死
於兵刃而已
繫於刑戮此
國之所以貧
民之所以散
不戰而兵自
滅也

梅士亭評民
之耕織皆歸
上此上下一
體之理庸君
不知故專民
時弄民本而

夫播種黍稷之時。但諸種作只在此。以後一十五日之內。七十日。加二十五日。為九十五日。更過五日。而為百日。則為失時。不可以種稷矣。故曰百日不種。稷也。種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

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

春演內戰之說。聖賢使時不違之大仁。二十五日之內。國

風小正之志。先王急農力。本不過也。然而其歸在於策乘馬。則省耕發廩。以王者一惠農。而兼之。獲農乎。傳於術矣。術病道。利極義。先王去術禁利。豈不知權矣。之於國。兩收哉。上封。不如下儲。防。斬。不如嚴。始。大受。不得小取。誠知其利遺之也。不遺利。不。桓公曰。善為仁。不遺利。將無遺人。詩曰。伊寡婦之利。桓公曰。善哉。策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若後功歸于府。而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策。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策乘馬之

不漁

沈氏新評亦似假義以漁利

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春漢馬之乘在御，以筴為君之御，民猶馬也。操其利權以乘緩急，高下而廢居猶筴乘馬也。虞國舉筴之綱，筴之詳在下。然亦數盡之矣。總以設為主，用新入，陳出，居賤，化貴，而以資耕資器，設民為權，而自行其筴，貨賤做國服，而更甚之。

大要即後田氏孟嘗出收券責之業，重臣世家以漁民者兼之。子息而此操之君，以便民不假母子之管而坐贏買遷之利，名似市義以利下，而實託義以肥上也。故後世矯之以常平，平之於輕重，常之於筴乘公私義利，伯王之辨也。主夫奪筴，大大夫家之貨筴而乘于國，曰臣乘馬，三言盡之矣。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梅士亭評周禮十二流政有弛役之條管子過凶旱水法有修宮室室廟之庸毋乃信乎曰弛者弛官中力役之征聽民自養也庸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

者庸不耐自
生之民以君
養民也聖賢
御世周防
一愛民之心
然非國有重
積不能不然
本年用之而
明年無復言
不知國遇若
飢將何以給
也

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
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
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
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
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春演王制三十年之通
制國歲藏三分之說也
此積貯之始。守始守之。此以始守而以時行筴其上
下之分。准為開闢之數。上一行一。上十行十。以其守
補其流。民得其資。國入其贏。所謂加一以至加十也。
行始之餘。加于今之不足。故曰開闢在上。無求於民
凡所謂不足。皆凶年也。昧於加之。人君之守高下。歲
義。則且為措克橫征。實其口矣。
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決。民失

稿賦計庸以
開力食亦救
荒一策

張務評起眾
而合民大本
似非持國

衣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為庸。故修宮
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春演前無狗後無
彘無奇業之貧家
非游民則窶子也。歲殺不能自食。則以庸而官籛之。
周禮荒政弛力。而此主役庸弛者。弛在業之息得由
力于糊口。庸者庸。生之窮得由食于官。下後世救
荒。往往集眾興役。活饑民。一戢亡命。二固聚盜。三安
人心。四又成國作。五上加不足。以流穀而平。今至於
糶。此庸不給。以分穀而平食。所謂國筴也。
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眾。
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
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檀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
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僂而不從于

葉心水評相
圓語初特

管子
卷二十一
主上此策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
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關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
也至于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
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
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
力而功地田策相圓春通一耕功齊而五四三二分
年之豐凶與地之高下年在
時地在壤合而通曰相圓獨貴獨賤時策也上與此
問壤下壤壤策也滿補開闢則策乘持流之數
國災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策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策
流已春通上不以策持流而
使澤下流失其作守也桓公曰乘馬之數盡于

樽恤詩地用
不竭而方常
廢武日人之
老死無方可
容

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
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
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策乘馬之數
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與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
若干續按間上下之間中算也春
通間壤間歲一種即爰田也下壤守之若干故
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
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闢民之不移也如
廢方於地此之謂策乘馬之數也方則不行
故曰廢方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三

事正域評用
入勸下各有
所積

男五十里若胸臂之相使也故准徐疾羸不足雖在下也不為君憂彼壞然而欲舉與大國爭者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緝績微織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也非有積蓄不可以用人非有積蓄無以勸下秦奢之數不可用於危隘之國桓公曰善桓公又問管子曰佚田謂寡人曰善者用非其有使非其人何不因諸侯權以制天下管子對曰佚田之言非也彼善為國者壞辟舉則民招處倉廩實則知禮節且無委致圍城脆致衝衝積也委積也無食則人欲圍而取之脆不堅

蓄藏評勝非
器不致

也衝衝車也城不堅則人思而毀之夫不定內不可以持天下佚田之言非也管子曰歲藏一十年而十也歲藏二五年而十也穀十而守五綈素滿之五在上故視歲而藏縣時積歲國有十年之蓄富勝貧勇勝怯智勝愚微勝不微有義勝無義練士勝敵眾凡十勝者盡有之故發如風雨動如雷霆獨出獨入莫之能禁止不待權與故佚田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海王第七十二

自此至末皆屬輕重而乘馬海王國軌國蓄等皆其目

管子輕重五

梁長春評一
入鹽鐵官市
較耳文極俚
極巧三代有
之至漢武以
下絕矣
張楊評此篇
最精詳曲折

梅士亭評周
禮有鹽入掌
鹽之政令以
共百事之鹽
而不聞鹽矣
之征王者熙
皞之世則然
宋世用財後

世道升降之
脈有也

楊慎評商生
利者也謂口
生利二百萬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
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
於六蓄。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
對曰。此隱情也。養通一篇都為隱情而發。反桓公曰。
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惟官山海為可耳。桓公
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海王
負海之利。桓公曰。何謂正鹽筴。正稅管子對曰。十口
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
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

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原數鹽百升而筴二兩

七銖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
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二累為筴。當米六斗四
升。令鹽之重。升加分疆。筴五十也。分疆。半疆也。令使

每一斗加半。合為疆。而取之則。升加一疆。筴百也。升
一筴之鹽。得五十合。而為之疆。升加一疆。筴百也。升
加二疆。筴二百也。鍾二千。上筴之鹽。七百六十八斤

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
問口千萬也。舉其大數而言之也。問口。禺筴之商日

二百萬。禺讀為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
二百萬合。為二百鍾。春通筴。市貫之計。帳也。十日二
禺筴。以一禺筴而例其全也。商今之鹽商。

管子 卷二十二 三

張榜評此言
鹽官之利而
預并鐵官總
等於此共得
六千萬別一
法也與四倍
登處同法

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
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
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
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千八十鍾
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
月八三十錢之
籍為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
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如。此。推。美。
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
今吾非籍之諸君
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諸君謂老男老女也
六十已上為老女也既不籍於老男老女又不籍於小
男小女乃能以千萬人而當三千萬人者蓋鹽官之
利耳鹽官之利既然則鐵官之利可知也鹽官之利
當一國而三萬人鐵官之利當一國而一萬人焉故
能有二國之籍者六于萬人耳其常籍人之數猶在
此外通補其言加加正於鹽月六千萬正鹽之月額

葉冰心評因
鹽官并及銖
階

也月人之籍三千萬正人之月額也人三千萬鹽六
千萬是一加兼二國人籍之正為六千萬歲正在下
不入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器號今
此數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今
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刃若其事立若猶耕然後
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鈹若其事立大鈹謂之行服連
輦名所以載羊昭反者居玉者大車必有一斤一鋸
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
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籍鍼之重每十分加一
分為彊而取之則一
女之籍得三
十鍼也矣
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

也。刀之重。每十分。加六分。以為彊。而取之。五六為三十也。則一女之籍得五刀。籍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加七。三耜鐵。一人之籍也。籍鐵之重。每十分。加七分。其器彌多。然則舉臂

籍得三。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其加彌多。然則舉臂。勝升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

管子曰。因人之山海。假之名。有海之國。雖無海。而假。雖無山。而。管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釜十五。吾受。假名有山。管鹽於吾國。於吾國為。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通十五。取之。白錢。出之。則息六倍。以彊官之措。何太重。而口之食。將不堪。必無之事也。釜十五。出之。百。謂來人者。十加五。自出者。又於十五。總之。百加五。

雖無山。而。管鹽於吾國。彼國有鹽。而糴。釜十五。吾受。假名有山。管鹽於吾國。於吾國為。耳。釜十五。吾受。而官出之以百。受取也。假令彼鹽平價。釜當十錢者。得彼鹽。則令吾國鹽官。又出而糴之。釜以百錢也。通十五。取之。白錢。出之。則息六倍。以彊官之措。何太重。而口之食。將不堪。必無之事也。釜十五。出之。百。謂來人者。十加五。自出者。又於十五。總之。百加五。

我未與其本事也。與用也。本。受人之事。以重相推。推。謂加五錢之。此人用之數也。彼人所有。而皆為我。類也。推猶度也。不可無桓鹽鐵論。雖然。利之孔。如决川。一往赴海。不復可塞矣。藟豪檀。以助式正。寧權奇之正乎。但為君者。不可不存此兩說。微管本女病。國大訕。微桓。天下。豈然。賈之名。加於。天子小奪之禍。加於。社稷大。自古。無不哀而與利。無與利而不亡。

朱長春評。海王開萬世鹽鐵之孔。不可塞矣。抑未。以寬本。未為非策。但平準坐市。不可耳。山海在天。地之間。與壤之內。非君土民安。得主。非山而採。木。有不主於君也。况其山川曠逸乎。自古山林川澤。皆官守之時。以弛民。今乃一切恣漁采。不問今天。下為家。古一畿。一同也。故古之利孔多。利禁煩。利。出亦夥。王都侯國九州之數。可計也。然則封建廢。而天下曠蕩。民力疲饒。秦法豈盡非乎。雖然。以言。

年表純評謂。終篇未免天。子與曹事利。

曠蕩優饒無如我明矣覆載天地
日用飲食而不知吁誰之澤乎

國蓄第七十三

管子輕重六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
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
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
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
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
故民力可得而盡也夫民者親信而死利海內皆然
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

梅士亭評民
皆仰給於上
故見予之形
上下橫征於

民故不見泰
之理此工政
所以民悅無
慮而非論
以愚民也

形不見奪之理與可使田之故民愛可洽於上也洽通

租籍者在工商所以彊其兩求也租稅者所慮而

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彊求廢其

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

利出於一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其國無敵出二孔

者其兵不詘詘與屈同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

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養利也隘

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

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將為國不通於

梅士亭評君
操其柄故粟
戴日君利戴
亦自君蓄實
不得乘民之
不給以專利

本愈重則積愈多幣愈繁則財愈廣然國無無盡聽天君之調制所謂利孔出於一而其國

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別註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重也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買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者有什倍人以一愚者有不虞本之事唐猶償也音庚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

沈氏新評家兼并以取民飢用之罪實在君

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銀銀等也丁劣反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石千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委積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言一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之凡人計口授田也家族多少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家富之家收菑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錢幣無補於君所立以均制財物通交有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無使入之所求各得其欲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藏也謂常費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隨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調其事則豪富并藏財貨專擅其利是故人常費

梅士享評輕則上歛之而民悅以便於易幣也重則出散之而民愈悅以便於待食也所謂什倍之利者非真以利為衡國便於民

民利則若利什倍也

張嶠評欽輕散重自得其

程敏政評射泄二語新貴

下給以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均羨也餘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強本趣耕本謂務農趣讀為促而自為

鑄幣而無已乃今使天下相役耳惡能以爲治乎人

君若不能權其利門制其輕重雖鑄幣無限極而與人徒使家富侵奪貧弱終不能致理也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

釜十緡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

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

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

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

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

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

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

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

之利而財之橫反古莫可得而平也

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

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

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經千萬使千室

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經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

管子 卷二十一 二 八 花齋藏板

耒耜械器種饑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

家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

夏貸以收秋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

其穀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與之所乏君悉

買也人不可

擅其利

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

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

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秋積也食為人天故五穀

常不俱平所以人君視兩事之委積可故萬民無籍

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籍謂之毀成小曰室大曰廡

是使人毀壞廬室以六畜籍謂之止生畜許救反是使

而籍謂之禁耕是止其耕稼也以正人籍謂之離情正數之

壯也離情謂離心也以正戶籍謂之養蠹蠹謂大賈畜家也正

至浮浪為大賈蓄家五者不可卑用故王者徧行而

不盡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

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

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

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

迫種遂評與民所乏便是

朱養和評

重千二者則不平歸平

朱長泰評

謂游手本作不在按田之

戶但據戶而籍則戶之外

虛得養矣

梅士亨評五者徧行而不

盡故征薄易俱而民不困

朱長春評移人君作民間

而事不給故
後備有疑周
禮儀亦於國
鄭漢之

李泌評物有
輕重而准以
神之故調

郭正域評細
慮抵距衛託
之國以起功
實孤繼之害

子有四十之籍按古之石准今之三斗三升三合平
稅其人謂於操事輕重之間約取其利也通補終歲
之籍常也穀幣相等也凶歲倍之變也穀貴而倍於
幣也。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稿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
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膏歛也委所
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歛於人但一人廩食十
歲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所逃其稅也。一人廩食十
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
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
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
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

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
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
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
君。千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百
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懼圍阻千乘
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為扞
扞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卿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
列陳。繫纍獲虜。分賞而祿。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賦
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為君耳。無壤之有。號有百

朱長春評本
議不了忽起
策三國大發
議方引人也
麻有此龍兵
法有出陣

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
內款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苻乘
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及也千
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
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
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立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
後萬乘可資也王起於禺_石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
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
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

朱長春評晉
他派濟結法
漢以下不知
下多少挽合
則

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
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
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今人君籍求於民令
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
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
半朝令而夕翼則財物之賈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
不求於萬民而籍於號令也

朱長春評據其本實輕重歛散之權似乎常平便
民之法悉其穀物予奪收籍之利乃出平準商賈
之行君而如此析秋毫御子毋日與卿大夫持籌
登筭闔提于大朝徵市何暇理國政哉管氏至此

卷二十二
十一

乎。五家之內，九合之外，日不給矣。其傳說耶？夫見子于奪，幾于掩民而掠矣。又且曰：籍於號令，使去一至于去九物，本安在？民何為命？夫乃大盜白書劫于市哉？管子至此乎？聖人含其鉅而罪其細，曰三歸反玷也。其為諱耶？每事者偽也。前誣良大夫，後悞漢宋天子。弟皮相文，已見鼎履後人行之。如芥之周禮，耳其昧耶？

山國軌第七十四

管子輕重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官國軌。管子對曰：田有軌，人有軌，用有軌，鄉有軌，人事有軌，幣有軌，縣有軌，國有軌，不通於軌數，而欲為國不可。桓公曰：行軌數奈何？對曰：某鄉田若干，人事之准若干，穀重若干，曰某縣之

葵長春評籍
政難解後局
評疏而論之
亦意逆之耳
人指或可通
小小意差
在不在其解

曾彥評軌數
詳悉

人若下由若干幣若干，而中用穀重若干，而中幣終歲度人食其餘若干。春通以人軌則得用之數。以田則得穀之數，而田今幣之數乃終歲可定也。曰某鄉女勝事者，終歲績其功業若干，以功業直時而積。古莫之謂計去略曰橫終歲人已衣被之後，餘衣若干，別羣軌。相壤宜，桓公曰：何謂別羣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鼈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

梅士學評此
節總之相田

之高下而多方均施視歲之豐凶而善為欲散穀與幣時以為備所以為上下穀多則以幣歛穀故民得宜濟而可飽穀少則以穀收幣故民得其長而不困且又以幣欲萬物幣盡在下而萬物盡降於上此若民兩利之術也

此樞評者補以滿准注最

此君失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皆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眾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謂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春通：環乘，一年而財曰。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春通：周禮：大夫家眾，小家寡，山田問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春通：此有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萌，田也。曰：吾所寄幣。春通：寄幣，即息幣。於于者若干，鄉穀之橫若干，請為子什減三，穀為上幣，為下。高田，撫閒田。春通：以餘山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春通：即上補不足。未淫失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春通：與十應。此言幣皆出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春通：如國服息幣皆出，而票券，以鄉橫市准。曰：上無幣有穀。春通：而票券，信而還券，以穀准幣。環穀而應，幾國奉決穀，反准賦。穀息幣，又以穀准幣。環穀而應，幾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春通：以國奉決散穀及環穀廩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修游，人出若干幣。春通：即上令日十日而具之法。

管子 卷二十二 十三 七 齊 版

朱長春評兩相出入上下
江南積戶
質庫賈之
后也又富人
兩頭貢一盤
一田大要
法主此兩
日軌曰環曰
未皆透轉之
我

謂鄰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瞻。則且為人馬假其食。民鄰縣四面皆橫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為下幣。為上百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假幣。國幣之九。右上一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春通此下。又幣物輕。物應之以幣。幣在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橫出。萬物陸而止。國軌布於未形。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民。謂之國軌。

桓公問於管子曰。不籍而瞻國。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

軌守其時。有官天財。何求於民。桓公曰。何謂官天財。

管子對曰。泰春民之功。繇與招反。泰夏民之令之所止。令之所發。

謂山澤之所禁發。泰秋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

泰冬民令之所止。令之所發。此皆民所以時守也。此

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并兼之時也。君守

諸四務。桓公曰。何謂四務。管子對曰。泰春民之且所

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夏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

泰秋民之且所用者。君已廩之矣。泰冬民之且所用

者。稔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饌糧食。必取要焉。則豪人大買不得擅其利。

郭玉成評奔流下急滿

楊慎評父知
金錯刀

朱長春評公
器公衣假民
以功事其項
然一農官司
之窮弱免於
貧書家富無
所率擯民贊
省而峻功時
此重農之大
政也王者務
之何止伯國
無藉於官而
大豪專其重
矣又無儲於

富人而猶賈
居其贏矣此
與不準相似
而利相反
朱長春評具
務布帛假補
不足農早作
而多功則穀
倍矣倍收之
又為誤政之
穀下滯積于
焉歸以此政
之中有求民
與國兩富兵
與食交足

管子 卷二十一

君已稟之矣。秦春功布日。春繅衣。夏單衣。捍寵累箕。勝籬屑樓。若于日之功。用人若干。無費之家。皆假之。械器。勝籬屑樓。公衣功已。而歸公衣折券。故力出於民。而用出於土。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芸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桓公曰善。吾欲立軌官。為之奈何。管子對曰。鹽鐵之筭。足以立軌官。桓公曰。奈何。管子對曰。龍夏之地。上布黃金九千。以幣贊金。巨家以金。小家以幣。周岐山至於呼丘之西。塞丘者。山邑之田也。布幣稱貧富。而調之。周壽陵而東。至少沙者。中田也。據之以幣。巨家以金。小家以幣。三壤已撫。而國穀再什倍。梁渭陽瓊之牛馬滿齊衍。請歐之顛齒。量其高壯。曰。國為師旅。戰車歐就。斂子之牛馬。上無幣。請以穀視市。廣而庚子牛馬。為上粟。二家春通二家。上二家散其粟。反准牛馬歸於土。管子曰。請立贊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為質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其於此無求於民。此去丘邑之籍也。春通千乘。戰車之具。承上庚牛馬言。稼于日牧于野。故田外之

管子 卷二十一

管子 卷二十一
管子 卷二十一

沈則若評說
禾輔時矣而
時又以調本
歸

揚惟評榮屋
篋也惟廟有
之官中惟廟

之四樂樹其
節不可樹也

蘇文紅之室
朱長春評榮

稍室奉棺室
與莊子但試

高明麗麗飾
同富異詞各

其工

黃震評又折
山租租密而
法借

管子 卷二十二

在齊藏板

貨壞。主具馬乘。有野之馬乘。以損田。國穀之朝夕在
之兵車。是去丘邑。而築於野外也。國穀之朝夕在
上。山林廩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
春通朝夕高下輕重。一為軌之本。二為軌之輔。三為
軌之時。時之輕重。所以權朝夕高下。為擴調者也。
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
害女功。春通男耕女織。國之本利。故田不有木。以無
于室無。賊穀宮無樹榮。以無害宮榮樹。則此明女紅
見焉。宮室器械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三等之租
於山曰。握以下者為柴。植把以上者為室。奉三圍以
上為棺。擲之奉柴。植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擲
之租若干。

管子曰。鹽鐵撫軌穀一廩十君常操九民衣食而繇

下安無怨咎。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

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官室

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上立軌於國民之

貧富。如加之以繩。謂之國軌。春演山租已密矣。猶口

室廬。又甚濫而葬安生送死。王者當為民經之。又苛

之。至于仁孝何乃得世之病坊漏澤。加春秋遠矣。制

載徙家無征。詩詠行有死。殖先王之恩于民。如此春

演山木三等之租。以助國用。九則之賦也。故曰山國

軌。古山有虞。澤有衡。獮祭而後漁。斧斤以時入。平歲
收其租。凶年則列其禁。一國之山川。利歸侯。名山大
澤。不封。天下之山川。利歸天子。然則一魚一木。掌之
上而下。無與。則後世之魚課山稅。大寬政矣。即木權

管子

卷二十二

十六 花齋藏板

之抽亦大寬政矣。且權以征商，非于民于津關，非于山林陂蕩，聽于自業，不亦薄取之極，而浩蕩之仁哉。井田之法，無有也。何也？田井授，而田外無分歲。三征而甲乘在外，軍興無時，當時之民亦苦矣。故常私謂周一國之供，是當令一省之宅，夏稅秋糧，歲徭一藝于土，其數可稽也。而民安生而樂業，熙熙已二五十年，故我祖廓清之功，得位之正，三代無及也。憲典官常之肅，賦民之寬，三代無有也。

山權數第七十五

管子輕重八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失地之權，則人地之權。桓公曰：何謂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

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糴，賣子者

糴童

也。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糴，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糴，賣子者。故天權失人

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叁，三年與少半

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叁之一，不足

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塋。

古地

凶旱水洸

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

桓公曰：善。吾欲行三權之數，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梁

山之陽，精干見，緹夜石之幣。天下無有。管子曰：以守

管子 卷二十一 二十七 七齋藏版

勸絕評入地
之權皆由干
天權

朱養和評竹
披風人輕峻
無倫

未養純評上
十去九數

國穀歲守一分以行五年國穀之重什倍異日管子

曰請立幣國銅以二年之粟額之立黔落力重與天

下調春通黔落難解意古謂民黔首是為民彼重則

見射輕則見泄故與天下調泄者失權也見射者失

策也不備天權下相求備准下陰相隸春通下相求

隸若廢著之賈居積于下此刑罰之所起而亂之

以陰要民之急而隸役之本也故平則不平春通操權輕重以調天下均輪上

無權而平民富則不如貧委積則虛矣此三權之失

也已桓公曰守三權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大豐則藏

分既亦藏分桓公曰既者所以益也何以藏分管子

對曰監則易益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以既守

豐既之准數一上十豐之筭數十去九則吾九為餘

於數春通易益廢居之子息也以既守豐以既之贏

既穀一而十藏分於幣十去九筭豐則三權皆在

君此之謂國君此之謂國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國制管子對曰國無制地有

量桓公曰何謂國無制地有量管子對曰高田十石

間田五石庸田三石其餘皆屬諸荒田地量百畝一

澹維垣評流
策故為十為

夫之力也。粟賈一。粟賈十。粟賈三十。粟賈百。其在流
筭者。百畝從中。千畝之筭也。春通賈一賈十賈三十
賈百是上一可為十。十
可為百也。故曰流筭。流。變易無常也。故百
畝從千畝。如是。則百乘之國。比千。千比萬。然則百乘
從千乘也。千乘從萬乘也。故地無量。國無筭。桓公曰
善。今欲為大國。大國欲為天下。不通權筭。其無能者
矣。

桓公曰。今行權。奈何。管子對曰。君通於廣狹之數。不
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不以少。畏多。此國筭之大
者也。桓公曰。善。蓋天下視海內。長譽而無止。為之有

揚沈評守散
平流語確然

道乎。管子對曰。存曰。軌守其數。准平其流。動於未形
而守事已成。春演准平其流。史記名書取此。一國所
流。可通隣。傾調之天下。一家將誰調乎。
動未形而守已成。第國自為。賈以政為。決塞。平准。乃
使天下貴賤運輸。而官市。輓載之費。不空天下乎。又
無地不駮。轉無日不買。遷天
下。不可以一國之治。治也。物一也。而十是九為用

徐疾之數。輕重之筭也。一可以為十。十可以為百。引
十之半。而藏四。以五操事。在君之決塞。桓公曰。何謂
決塞。管子曰。君不高仁。則國不相被。君不高慈。孝則

民簡其親。而輕過此亂之至也。則君請以國筭十分
之一者。樹表置高鄉之孝子。聘之幣。孝子兄弟眾寡

梅士享評高
仁高慈孝兼
民之官足而
風之禮義之
生

朱養純評理
常而製法疑
真

沈鴻新評
時勤業勤行
乃以善民

梅士亭評
樹蓄必求其
能者而拾其
優置之所以
惠養黎民無
殊不盡其心
至五官叔之
設較駁乎進
於教以重民
行矣

不與師旅之事樹表置高而高仁慈孝財散而輕乘
輕而守之以筭則十之五有在上運五如行事如日
月之終復春通仁慈孝之表樹高置國胥勸焉仁務
相以而交待之務厚業其子孫孝務竭事
其父母故物之用弘而上乘權以守筭常決運其事
以下通塞蒸其半以上稔年決年塞年出入往來如
日月此長存天下之逆謂之准道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教數春演古王之治曰既富
巴盈則有道以用之因用而教之樹表置高以興孝
慈民乃勤行黃金直食以獎農蠶民乃勤業一馬田
一金衣以道官技民乃趨時趨時養之務也勤業養
之數也勸行教之成也此以務財而足國獨上壅之
哉與民而俱足與民而俱善古之善理財將以善民
是用故國上下其之也足國上下善之也此謂軌守

數準平流泉府之道故曰決塞塞不決泉不流泉不
流壅而必盈盈必大溢壅必大潰上得足也乎故後
世之言與利富其君不富其國無國君誰守無教富
俞為禍篤言於管氏而失其半者也雖然吾猶謂管
氏人也如其仁不至此仁利
管子對曰民之能明於
天下者也有大公無小構

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
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衰
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病者置
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回歲且阨曰其穀
不登曰其穀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

何齊評五官
六家初解會
義

補註評此合
不登

楊慎評詩記
可以備行禮
義可以古古
三者合持為
孫行當是禮

長春評國
言尚權
以其徐
以及法

於蠶桑使蠶不疾病者皆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
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無所與此國筮之
者也國用相靡而足相困縶而窘然後置四限高下
令之徐疾歐屏萬物守之以筮有五官技桓公曰何
謂五官技管子曰詩者所以記物也時者所以記歲
也春秋者所以記成敗也行者道民之利害也易者
所以守凶吉成敗也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
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迷安之數也六
家者即見其時使豫先蚤聞之日受之故君無失時

無失筮萬物興豐無失利遠占得失以為未教詩記
人無失辭行殫道無失義易守禍福凶吉不相亂此
謂君揀筆承反說反與柄同春通上五官
技下六家易卜二家當為一官

桓公問於管子曰權棟之數吾已得聞之矣守國之
固奈何曰能者已官時皆已官得失之數萬物之終
始君皆已官之矣其餘皆以數行桓公曰何謂以數
行管子對曰穀者民之司命也智者民之輔也民智
而君愚下富而君貧下貧而君富此之謂事名二國
機徐疾而已矣君道度法而已矣人心禁繆而已矣

管子

卷二十二

二十一

管子

以下無矣
又家隱脉周

沈鼎新評以
心為國殊森
探

桓公曰何謂度法何謂祭繆管子對曰度法者量人
力而舉功禁繆者非往而戒來故禍不萌通而民無
思咎

桓公曰請聞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

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

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

榮戒也此之謂國戒春演非往而戒來以形禁也刑

刑一榮一塞之一導之庶其回心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准施之矣笑盡於此乎管子曰

未也將御神用寶春演御神用寶從御穀物正號令

置幣行貝神設寶龜雖有利用之妙權要主前民而

通務以布為天下公也寧有陰陽其術矯假其用收

一波臣東海之子而偽寵以籠富人之資是盜也盜

心上盜行次則伯者而蹈踰之不若哉禹氏王汝漢

金赤野珠天下寶之用之上為託重而致御可耳一

掘開之介而檢數百里之地其誰信之其虛言與侯

有守家不藏文仲山藻以居為重卜也故曰

何謂御神用寶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

以完全評說
龜所目

也求物反穿地至

泉曰闕求月反

此檢數百里之地也

檢猶比也以此龜為用者

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

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使色吏反。命北郭得

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夫齊爵也。曰東海之子

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之子也。託舍於

若託舍猶寄居也。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而若也。勞若以百

金勞賜也。之龜為無貲之是也。是龜至寶而無貲也。無價也。而藏諸秦

臺秦臺高。臺也。一日而爨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立龜為寶。號曰

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

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月。春通行五月。丁氏

粟足可共三軍五月月食也。下文應明。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

於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音致下。皆同。以假

子之邑粟即家粟也。丁氏北鄉再拜人粟不敢受寶質桓

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

丁氏歸葦築室賦籍藏龜葦更也。賦敷也。籍席也。才夜反。還四年伐

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

文行中七年春通七年。貢數也。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

金五貢制中二齊之壤茨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

流春通中二。猶什二。什二之取。盡於貧民。則壤有限。而國危。神其實取富家以助策。則貨行流而國安。

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策而民失

列國計敘事

葉水心評忽人東海一段

李泌評無貲黃期

晉震評民皆
疑好良然

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
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
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乘之國不可以
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令進退春通蓄飾者以實蓄
而以號飾所謂與令
進退也上之所好下必甚焉高髻服紫皆令之權貴
也貴蓄而令飾上曰萬金下有倍焉矣進退乘時貴
則退之賤又進之賈術盜此之謂乘時春通下文重
心而愚民者也可醒哉
化舉乘時之相因時之
之法也

山至數第七十六

管子輕重九

桓公問管子曰梁聚謂寡人曰古者輕賦稅而肥籍

澆得新評肥
故籍幣乘輕
故土祿虛

歛取下無順於此者矣梁聚之言何如管子對曰梁
聚之言非也彼輕賦稅則倉廩虛肥籍歛則械器不
奉械器不奉而諸侯之皮幣不衣倉廩虛則俸賤無
祿外皮幣不衣於天下內國俸賤梁聚之言非也君
有山山有金以立幣以幣准穀而授祿故國穀斯在
上穀賈什倍農夫夜寢蚤起不待見使五穀什倍士
半祿而死君春通肥籍歛是積貨于無用故商工不
通而械器缺皮幣不來輕賦稅則穀貯
少而在官之俸土無祿山金立幣准穀而授於下則
籍之肥流而穀之貯壅壅則穀貴農勸作而不使流
則幣行士得祿而效死半祿者幣准穀而農夫夜寢
穀倍穀之息增半是幣之祿止得直半也

孔讀運評勤
其行幣自然

蚤起力作而無止彼善為國者不曰使之使不得不
使不曰貧之使不得不用春通不得不用使農作勤也
則貨通不籍歛而足農故使民無有不得不使者夫
勤則穀多不輕賦而富

梁聚之言非也桓公曰善

桓公又問於管子曰有人殺我謂之請士曰何不官

百能管子對曰何謂百能桓公曰使智者盡其智謀

士盡其謀百工盡其巧若此則可以為國乎管子對

曰請士之言非也祿肥則士不死幣輕則士簡賞萬

物輕則士偷幸三怠在國何數之有彼穀十藏於上

朱養和評三
怠何可見于

三游於下謀士盡其慮智士盡其知勇士輕其死請

士所謂妄言也春通十藏三游上握穀之重以御農

與士皆不偷幸謀智勇之盡非外于官百能也穀貴

則農之外無食而官竭能以要君祿是我以輕重勸

其官能不通於輕重謂之妄言

桓公問於管子曰昔者周人有天下諸侯賓服名教

通於天下而奪於其下何數也管子對曰君分壤而

貢入市朝同流黃金一筭也江陽之珠一筭也秦之

明山之會青一筭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軌出

之屬也春通以其壤貢三筭權之輕重而物與穀高

矣而准以軌
則利權不下

母而市流子。市價子而朝。又操母。一輕重。決塞之。相

公曰。天下之數。盡於軌。出之屬也。春通問今國穀重

什倍。而萬物輕。大夫謂賈之子。為吾運穀。而歛財。穀

之重一也。今九為餘。穀重而萬物輕。若此。則國財九

在大夫矣。國歲反一。財物之九者。皆倍重而出矣。財

物在下。幣之九在大夫。然則幣穀羨在大夫也。天子以

客行。令以時出熟穀之人。匹諸侯受而官之。連朋而

聚。與高下萬物。以合民用。內則大夫自還。而不盡忠

外。則諸侯連朋。合與熟穀之人。則去。匹故天子夫其

賈震評天子不攬權令諸侯以下收其入非也

權也。桓公曰善。

春通諸侯之賈旅。至王畿皆客也。以時運幣而出。市穀穀空而農餓。則匹

是天子四出穀。而使諸侯受。而官聚之。以居。廢高下。

合民用。而牟利。則天子不自權。而諸侯竊權也。上之

大夫。以幣穀之羨。自還利。以饒而不忠。此之諸侯受

其出。以明合而相與。為利。內之熟穀之農窮。而匹。由

天子不知權。而下收其失。是以

多教通。而奪於下。周之衰。以此。

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為之有道乎。

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桓公曰。此

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

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

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則多少。其數。君素皆知之。

宋長春評管公之庸魯猶知曰有樂得而食知與伯

一君卿曰守穀而已

矣經橋何以
爲人散放矣
何以爲人守
七回在也富
曰之土用計
然曰土之級
而託于管者
徒爲青苗階
厲

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蓄積錢幣所謂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緡千萬千室之邑

必有千鍾之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委之幣公錢即積泰秋國

穀去參之一去減也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

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穀價國穀

參分則三分在上矣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

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下熟中分之泰春國

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市古莫民皆受上穀以

治田土泰秋田穀之存予者若干今上歛穀以幣民

曰無幣以穀則民之三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

上正域評與
八收穀大有

賦與人秋則歛其幣雖設此今本意重之相因時之

收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故歸於上重之相因時之

化舉無不爲穀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穀也時

之輕重無不君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

時歸於君藏輕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

夫獨委之春通君捺國穀藏輕出輕而民穀歸所謂

用賈歛財國有餘蓄而家無擅厚亦做國服而權行

太甚耳觀田氏之私量公量孟嘗之收責市義當時

之大夫自還取羨多有之且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
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
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重

二上享評此
古上能致穀
穀不洩於
下真國矣
得而後備
待凶荒師

旅者也

穀樞評守重
流源非閉經

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春通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穀之價重。天下之賈望而流矣。故曰守重流。此後世救荒第一法。昧者閉糴定價。不旬而踊。竟內之粟。幾何。不如高價而通糴。予土戊申救荒議曰。四方之賈不召而如流。則四境而天下不吾洩矣。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句國常有十國之筴也。故諸侯服而無正臣。橫從而以忠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為無

伍。失民為失下。故守大夫以縣之筴。守一縣以一鄉

之筴。守一鄉以一家之筴。守家以一人之筴。桓公曰。

其會數。奈何。管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

田之筴。一鄉必有一鄉中田之筴。一家必有一家直

人之用。故不以時守郡。為無與。不以時守鄉。為無伍

桓公曰。行此奈何。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

大夫。殘國。凶家。藏於篋。春漢殘國凶家。藏於篋。理財

布一朝而令散。豈不大賈之至言也。棧臺之錢。鹿臺之

王者喻於仁。霸國喻於利。穀輕上據。穀重下散。積分

而得半。幣據易。穀幣布。滅穀。又積分而得半。二歲而

易漢評王伯
言了然道

管子

卷二十一

二十八

管子

正評藏卷
言河為與

也王者三十年之通量之式三而餘一。而此以二歲
收十年之積。以節於國者。奪於民。民長以得贏。久以
得剝。外以得助。內以得歛。上何其智而下何愚。終歲
之積。有計一夫之作。有計以有計。當剝歛之無窮。幾
十年。民其罄矣。為此術者。為夫世家鉅賈之乘權。廢
居之厚。曰同息耳。下笑之。不如上笑之。然而以時策
不若以時補助。是先王無心於利也。上無心於利。利
歸民矣。上有心於利。利歸上矣。夫棧臺鹿臺。為貸家
之出母。權乎散之道。以聚損之道。以益恒公曰。何謂
又不如長平。母存而子。輕民利國亦利。恒公曰。何謂
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陽鹿臺之布。散諸濟

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貧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
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貫藏於民。歲豐五穀。登五穀
大輕。穀賈去。上歲之分。以幣據之。穀為君幣。為下國

稽敏政評權
輕重為據散

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之二分。在下下歲之
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則國穀之一分。在下

穀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人家受食十畝。加十
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笑而藏於幣者也。春通穀

而據穀。穀重籍錢而散穀。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減國穀。三在

上一。在下復笑也。春通以上歲之穀。輕賈去分。當下

分。下之四分也。藏者各半。故二分下。二分土。二歲而

四上一下。則三倍重矣。此以賈擴穀者也。布征之籍

戶歲十錢。十畝加十為一戶。百畝加百為十戶。准十
戶一家之分。出穀以散。而歛幣以藏。藏而復布。幣重

則穀減。此以幣軌穀者也。上常操穀幣之權。輕重為
散收之道。上下。故常三土而一下。曰復笑。明歲復准

何俊良評欽
三賦七則什
去土而為
以會

今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之以會桓公曰
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在上謂民萌皆
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什三為餘以國
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賦祿春通禁大
重而君自出穀以幣賦祿而以什在上君出穀什而
大夫祿為出是云奪之以會也春通欽三賦七正是什
去七君斂三上賦七春通欽三賦七正是什散振不
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完重而籍國
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
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

揚忱評乘時
疾徐與上乘
時進退意同

桓公問管子曰特命我曰天子三百領泰嗇而散春通
三百字不可解大意主去泰務嗇而散財於民謂不
爭民利也即墨氏之道仲以大夫分當高其壟美其
室一以嗇為務則農事市庸無所牟利而女織亦埋之地而已大夫准此而行此如
何管子曰非法家也大夫高其壟美其室此奪農事
及市庸此非使國之道也民不得以織為繆綃而狸
之於地彼善為國者乘時徐疾而已矣謂之國會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爭奪之事何如管子曰以戚始
桓公曰何謂用戚始管子對曰君人之主弟兄十人
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

沈氏新評財
終有始亦巧
於專

世則為禘。故伏尸滿衍。兵決而無止。輕重之家復游
於其間。春通。戚公子卿大夫之家也。上言大夫之委
大夫重藏輕國。皆主出責。所謂輕重之家。游
於其間也。唯軍興為其史。楚漢之任氏。吳楚七國之
無鹽。皆以此起家者。故伏尸兵決。輕重家擅其息矣。
故曰毋予人以壤。毋授人以財。財終則有始。與四時
廢起。春通。財終有始。與四時廢起。廢居之家。以此端
射利而擅贏。今富人。大賈。穀冬居。夏出。絲夏居
秋出。其行責細民。亦依為法。曰兩頭帳。聖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決塞。
奪之以輕重。行之以仁義。故與天壤同數。此王者之
大轡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
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買之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
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
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准衡輕重。國會。吾得聞之矣。請問
縣數。管子對曰。狼牡。以至於馮會。之日龍。夏。以北。至
於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何不以此通國策哉。桓公
曰。何謂通國策。管子對曰。馮市門一吏。書賚直事。茲

其事。唐園牧食之人。養視不失。扞俎者。去其都秩。與
其縣秩。春通。直事。若事。所以省勸。園牧。獸人之養也。
養事勤而息。則直多。少則減之。既廩稱事。養

藉賦以率
變通國策亦
其後

管子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二
七

視乃不失。牧乃蕃息。打殂。羸死之罰。去都。縣之秋。奪其職也。此以苑地課牧之法。牧盛畜多。始以游祠通大夫。列民之用。年策通。而國策乃通矣。大夫家大夫。合游。無時。列民。則春秋。二社。兩幽。所以異也。

不鄉。贅合游者。謂之無禮義。大夫幽。其春秋。列民幽。其門山之祠。馮會。龍夏。牛羊犧牲。月賈十倍。異甘。

合游。如社會。曠飲之類。燕會之費。與山祠。牲牢。踊倍。國策。因通焉。大夫時會。列民二社會。不會者。幽。幽或

當時之罰也。此出諸禮義。藉於無用之地。因捫牢策也。謂

之通。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

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洸之國。有漏壤

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穀

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

分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水泉之所傷。水洸之國

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

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

比于童土矣。下鄰。穀以濟。不給于本。而工未。未

器之質。可來天下之穀。此因地勢而設權救也。

桓公問管子曰。今有海內縣諸侯。則國勢不用已乎。

管子對曰。今以諸侯為筭。公州之飾焉。以乘四時。行

捫牢之策。以東西南北相彼用平。而准故曰。為諸侯

管子

宋長春評漢

禁三人羣飲

君子以為苛

此通策合游

又無溫平不

以儉示而以

侈岳一時之

權非國法也

平伸之不恰

豆信乎耶矣

取

評權宜
因地勢

則高下萬物以應諸侯徧有天下則賦幣以守萬物
 之朝夕調而已春通高下萬物或重穀重幣以傾鄰
而游流守朝夕調則天下一家無所
 庸傾為廢居利有足則行不滿則有止王者鄉州以
 乘時以調耳時察之故利不相傾縣死其所君守大奉一謂之國
 簿

管子卷二十二終

管子卷第二十三

地數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十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
 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
 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鐵之山三千六百
 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
 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
 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
 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

張榜評放據
 地數目用計
 縷述古

魏樞評陶天
下及列苑語
加吳

楊慎評丹沙
黃金一段如
與珠玉澤此
亦文之見解
也

葉水心評金
欲水出以制
用

沈德新評天
地財利善用
之便不竭

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
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
重開闢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黃
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爲一家爲之有道
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荒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
下可陶而爲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
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
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
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

里而爲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
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
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矛戟是
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
受而制之以爲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
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兄戈之本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
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上有鉛者其下有銀一曰
上有鉛者其下有銑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銑金上

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兌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滂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疾則黃

柯潛評金玉
等物非先王
不能制

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令之徐疾高下其中幣而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

朱養純評
財能固全在
理號令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權貴巨橋倉在今廣平

邵曲周縣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此戍名令曰民自有百鼓之粟者不行欲人憚役而競取粟

故十二斛春通聞散巨橋矣。不聞以市緡帛衡黃金也。百鼓之粟不行。聖王為術愚民而漁之乎。其不然。與言利挾數之家。自為說。民舉所最粟舉盡也。以避可。如之何。重言以証聖。

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

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緡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

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衡平也。終身無籍

於民。准衡之數也。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亦可以行此乎。管子對曰。可夫。

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

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

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

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

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十耗。而釜千。君伐菹蕪者。

沛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

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

垣墻。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

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買必四什倍。君以

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

鹽。則腫守圉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蕪。煮沛水。以

孔穎達評亦
是意

張嶠評行權
以宜民民不
知

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吞通王母聚庸者監先以垣墻四者愚民而行

權也。法術之家必矯于權。附于正以行其私。端以私禁民起爭之矣。管氏內政奇軍。本陰術也。故後人以

其陰託之。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

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

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

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

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

下矣。

曾考評常用本且

桓公問於管子曰：事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夫齊

衢處之本，通達所出也。游子勝商之所，道人求本者

食吾本粟，因吾本幣，騏驥黃金，然後出。今有徐疾物

有輕重，然後天下之寶壹為我用。善者用非，有使非

人。

揆度第七十八

管子輕重十一

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

乎？管子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

工之王。帝共工氏繼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天

宋長春評散
散敘次文議
俱有可觀
而奇簡而
周礼之下大
戴之上

管子
卷二十一
五
管子輕重十一

何士評王鼓舞萬民要在歌連其械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以除害而兼之得利故財幣不屯于上而猛獸已除于下

鄭正域評列述聖大會骨氣道古

揚沈許皮裘等用亦故然之習

沈典新許用原隨人非堯舜必用數

勢以監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

器藏秘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

沛大澤也一說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

牧也至於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其用禹氏之王

禹氏西北戎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春通勝禽獸虛

名玉之所出人獵戶能勝執之者下亦言蓋獸勝於外謂珠玉以

之外兼用皮幣故並舉之仇與下規成之仇應大夫隨之

財物隨山澤之人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令諸侯

之子將委質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皆以雙武之

皮雙虎之皮以為裘春通有君右虎裘公子虎裘大夫隨之

庭實耶委質卿大夫豹飾也卿大夫豹卿大夫上大夫列大夫豹

如委質耶卿大夫中大夫也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

幣謂之幣音昌唐反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

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七亦其猛獸若從親戚

之仇此若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

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嘗用此數

賈裘士大夫以上文裘大羊賤豹狐羔虎貴物有定

價習有故然玉珠之貴守金亦數也天之生物數不

齊而謂堯舜用數乎大誣聖矣物異而必貴多而常必賤貴者領賤賤者從貴物本然用隨於人亦然以珠玉皮幣貴為輕重數也則五穀米麻之於穀亦聖人數乎哉

李泌評以數
制二五則財
用不盡

朱養和評
守耳目使新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
天筭陽也壤筭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
權也衡也規也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
黃白黑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
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人味
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
民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
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春
凡天產陽地產陰為二金木水火土為五七者人之
取財用盡矣故曰二五童山竭澤上無以制之天地

不足以其故以
數制謂國機

沈維垣評
互法甚嚴制

輕重之法曰目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
以累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
累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剗以為門父故無
敢姦能誣祿老於君者矣故相任寅為官都重門擊
析不能去亦隨之以法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
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
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

何俊長計封
君之臣語奇
精

郭正域評因
兵公而買
人得利非矣

季必評上標
本始利如言
所

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
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
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
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
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
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國不得
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
財物與其五穀為雉厭春通饗厭售而去賈人受而
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

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
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
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筭焉春通漢吳筭反無
鹽氏一歲息十倍
乘於兵加民史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
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
本春通操本操始上專守利之本始則未流之其在
正能以輕救之故民不得爭末卒之利矣其在
涂者籍之於衢塞春通在涂衢塞後之關權本
此立費而行君衡其買也其在
殺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費而行故物動則應
之故豫奪其涂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

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
相守則數歸於君矣

管子曰善正商任者省有肆者有肆則市朝閒市朝
閒則田野充田野充則民財足民財足則君賦歛焉
不窮今則不然民重而君重重而不能輕民輕而君
輕輕而不能重天下善者不然民重則君輕民輕則
君重此乃財餘以滿不足之數也故凡不能調民利
者不可以為大治不察於終始不可以為至矣動左
右以重相因二十國之筭也

按別本二十作世字下
故此亦通左右即陰陽

制貴賤之數持其輕而
以重相因則利常倍 鹽鐵二十國之筭也錫金二
十國之筭也五官之數不籍於民

評調用
法極用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之數惡終管子對曰苦四時
之更舉無所終國有患憂輕重五穀以調用積餘減
羨以備賞春通輕重五穀以調用則賈不得市三分
之問積餘減羨以備賞則天下不得重封
天下賓服有海內以富誠信仁義之士故民高辭讓
無為奇恠者彼輕重者諸侯不服以出戰諸侯賓服
以行仁義

管子曰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

賈六倍二年秣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
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
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
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釣則金傾故治
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
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
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
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刊幣輕則決而
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管子 卷二十三

管子 卷二十三

賈六倍二年秣而十一年食夫富能奪貧能予乃可
以爲天下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若此而天下可壹也
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爲天下者毋曰
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用不得不用也
管子曰善爲國者如金石之相舉重釣則金傾故治
權則勢重治道則勢贏今穀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
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
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之天下卽已於我矣物
臧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則民死刊幣輕則決而
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

周元會評人
與兵食何可
去
黃谷守守平
虛與禍奈何
評焉

五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
令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
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汲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
於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
兵而無食謂之與禍居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問
乎管子對曰陰山之磳磳一筴也燕之紫山白金一
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

管子 卷二十三 管子 卷二十三

筭也。江陽之珠。一筭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筭也。禺氏
邊山之玉。一筭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
數盡於輕重矣。

孔穎達評金
從鈔幣為
下則用利

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其駕者千乘。馬之平賈
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君有伊金千斤。為此奈何。管子
對曰。君請使與正籒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
一為四矣。吾非庭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
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
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

楊悅評金
馬制於度最
清

百里。其涂遠。其至厄。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
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利
下上之用。春通輕重黃金。上比下。比以利用。珠玉。百
恒重。刀布恒輕。唯金居牛。從穀幣高下。百
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
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及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
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
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春通高下中幣。金
之制。此亦所
云揆度。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
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及千

張榜評百乘
千乘萬乘
市處確然

管子
卷之二十三
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
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
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正市東西南北度五百
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及萬乘
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
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
馬四萬匹

管子曰匹夫為鰥匹婦為寡老而無子者為獨君問
其若有子弟師役而死者父母為獨上必葬之衣衾

趙田賢評車
賜周悉故民
皆用力趁時

三領木必三寸鄉吏視事奔於公壤若產而無弟兄
上必賜之匹馬之壤故親之殺其子以為上用不苦
也君終歲行邑里其人力同而官室美者良萌也力
作者也脯二束酒一石以賜之力足蕩游不作老者
誦之當壯者遣之邊戍民之無本者貸之圃疆故百
事皆舉無留力失時之民此皆國策之數也

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
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
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饑寒凍餓必起於糞

朱表和評先
主謹如正以
防亂暴

姚樞評秀色
如沐

上故先王謹於其始事再其本民無糴者賣其子三
其本若為食四其本則鄉里給五其本則遠近通然
後死得葬矣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然則
姦淫不可獨遵貨財不安於拘隨之以法則中內慚
民也輕重不調無糴之民不可責理鬻子不可得使
君失其民父失其子亡國之數也管子曰神農之數
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什倍二穀不登減二穀
穀之法再什倍夷疏滿之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貸
之新故無什倍之賈無倍稱之民

國准第七十九

管子輕重十一

宋長春評三
代尚忠實交
數殊用一如

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
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
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
數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
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備物五家之數殊而用
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給何者為善也管子對
曰燒山林破增數焚沛澤猛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
智不足也燒增數焚沛澤不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

管子
卷二十三
十三
管子輕重十一

劉德評韓已
一民安已各
有與法

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壹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戈刃，高仁義，乘天罔，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一也。春通驅猛獸以利民曰逃爪牙。弛山澤以予民曰童竭。君智不足，謂其無所操重也。彼法中說如此。夏尚忠，乃不益利，閉智能非以明民。是謂輔已。商尚質，乃無牢，不利器，反淫於無權，以壹民心。周尚文，故官能備物，以人御人。偃武右文，以為罔而也。

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禱以因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筭，童山竭。

張帳評五家
之法非後世
立利之弊

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為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麋鹿牛馬之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減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春通因山澤而童竭之利筭于土矣。械器益利而搏流守其重矣。出金通幣利布于泉矣。菹丘駢牢，畜蕃于澤矣。借五家以行已輕重。五家本法，不如是也。故聖之所設，盜之所藉，無枉于絕聖乘智，蓋塞源之說也。

桓公曰：五代之王以盡天下數矣。來世之王者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好譏而不亂，亟變而不變，時至則為過則去。王數不可豫致，此五家之國准也。春評好

沈氏新評好
以與法其
五虎

察於下。亟變者權術于上。譏而用變。變以乘譏。此所謂輕重哉。貨殖化居之年利無出於此。然有不亂有不變。猶有恃之者。因循勝。系劉之狗利乎。要于不言遠矣。

輕重甲第八十

管子輕重十三

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變而應之。聞聲而乘之。故為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謔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春通天下有暴君。聖王之夫。藉非術。鈞之。勢致。流。忍。

春之流。此。行。事之。謬。然。自。可。為。君。於。桀。者。之。戒。

桀。政。評。來。財。政。民。創。議。遂。演。

桀之國者。天子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鐘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竈。民無以與。止籍者。子之。長假。死而不葬者。子之。長假。春。通。長。假。補。助。之。謂。長。假。謂。長。假。謂。長。假。謂。長。假。餓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墓。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

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束樹以觀凍
 溺施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
 粟餓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
 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曰桀使湯得為是
 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
 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
 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
 此湯之陰謀也

梅主亭評湯
必不陰事女
華曲逆以明
氣此好事之
雖然自可為
其信疑難之
非
藉賦評陰陽
語奇而詭

春評史以陰謀誣文王太公管氏書又以陰謀誣
成湯伊尹道德之家有教以非聖而召法權敗之

亦有扶以誣聖此戰國策士之藉口也亦其積心
然七雄兵爭二百年無已計唯陰謀一策可定千
一故王繚李斯之說行而間金朝出天下夕卷此
為陰陽之議合而成其為天子哉三代以下世運
固然獨不可自行而無
邪重言誣先王也過矣

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
 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
 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此所
 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

匡正評五戰
義繁然

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衛處之國饋食之都
 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與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仰

沈尚新評強
非言不足則
輕重宜衡

傳載之寶吾無由與之為之奈何。積按如字當作之
寔言與死扶傷之
孤也。茶首。白首也。寶字。或是室字。言持戟死事之。言
此三等人在所當恤。而欲予之財幣而給養之也。秦
通傳載。謂死事。寔謂賞言白首。
之孤孫。仰死戰之賞。何以與之。
管子對曰。吾國之豪
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
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
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
秦通策士但言富強。然必先富而後
強。故輕重詳于足國。乃及足兵焉。故君請縞素而
就土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
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

乘秦絕評國
勢強于民心
信去

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
之。定其券契之齒。金錙之數。不得為後弁焉。秦通曰
平是賈
不左不右。故
不得後弁。
困窮之民。聞而羅之。釜餼無止。遠邇不
唯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振
孤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醫而養之。
勿安於於溝瀆之中。若此。則士爭前。誠為顏行。不偷
而為用。與死狀傷死者過半。此何故也。士非好戰而
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

桓公曰。皮幹筋角之微。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

沈雄評段
後一語更奇

幹筋角非為國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杙柴池
使東西不相睹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
皮幹筋角之徵去分民之藉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
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杙池平之時夫妻服簞輕至
百里今高杙柴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
之力不能上廣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
牛馬之力無所因春通此句言人力不可恃
舍牛馬之力無因而上牛馬絕
罷而相繼成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人而莫之
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離其牛馬

魯多評生不
若來親利之
原

楊慎評段
則略至委
則物不

而歸齊若流故高杙柴池所以致天下之牛馬而損
民之藉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苦禮切者而重藉於民奉繕王

而使弓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鴉鷺之舍

近鴉鷺鴉鷺音之通遠鴉鷺之所在君請式壁而聘

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翹人三月

解弓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

對曰鴉鷺之所在君式壁而聘之菴澤之民間之越
乎而射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鴉鷺鴉鷺彼十鈞之

弩不得棗椒不能自正故三月解甸而弓弩無匡較者此何故也以其家習其所也

桓公曰寡人欲藉於室屋管子對曰不可是毀成也

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欲藉於六畜管

子對曰不可是殺生也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不可

是伐生也然則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對曰君請藉於

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萬民室屋六畜樹木且不可

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對曰厭宜乘勢事之

利得也計議因權事之圍犬也王者乘勢聖人乘勢

與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昔堯之五吏

五官無所食君請立五厲之祭祭堯之五吏春獻蘭

秋歛落原魚以為脯鯢以為菹若此則澤魚之正伯

倍異日則無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謂設之以所祥推

之以禮義也然則自足何求於民也

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

離枝恐越人之至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君請過原

流大夫立沼池令以矩游為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

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員都立大

郭正城評室
氏聚直不
相而藉鬼神
必未然

梅士評則
云立廟所以
固山澤正謂
此

朱長春評祭
之用氣幾何
而曰百倍異
日說夢耶兒
戲耶

朱長春評春
秋之時越荒
遠小侯曰
也強是東藏
而遠是也

梅士評前
海王內人之
山海假之名

方山海之國
此因國之無
木曲隱教之
為利涉之民
皆善相天下
之機而預握
天下之權
揚慎評水齊
諸齊之干水

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令曰：能游者賜于金。未能用金于齊民之游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齊之北澤燒火。糶而行火曰燒。式照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桓

公曰：吾田野辟，農夫必有百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

月而具，粟又美。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

對曰：禹乘之國，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

莫之續，則是農夫得居裝而賣其薪。葉小曰葉一束

十倍，則春有以俸耜，夏有以決芸。此租稅所以九月

而具也。

桓公憂北郭民之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盡屨縷

之吐也。以唐園為本利，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

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鞮。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去

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若此，則空門有以相給。資

則北郭之畔有所憐。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

倍之利。

蘇賦評公禁
一節亦不專
利之意

管子之言若
國手奕棋局
局日新不必
一秤之爲注
故于楚于燕
于齊無所不
可

管子曰。陰王之國有三。而齊與在焉。桓公曰。此若言

可得聞乎。管子對曰。楚有汝漢之黃金。而齊有渠展

之鹽。燕有遠東之煮。此陰王之國也。且楚之有黃金。

中齊有蓄石也。春通黃金中蓄石以重者輕也。故曰不王不善使天下得

是。而苟有操之不工。用之不善。天下倪而是耳。使夷

吾得居楚之黃金。吾能令農毋耕而食。女毋織而衣。

今齊有渠展之鹽。渠展。齊地得小所流入海之處。請

若伐菹薪。菹。枯曰菹。采薪反。煮沸火爲鹽。正音而積之。桓公

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

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

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

衆無得聚庸。庸。功也。春通庸。募役也。與傭同。而煮鹽。

北海之衆。謂北海煮鹽之人。本意禁人煮鹽。託以農

事。慮有妨奪。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機。斯爲權術。

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

對曰。請以令糶之。梁趙宋衛濮陽。彼盡饋食之也。國

無鹽。則腫守圉之國。本國自無遠饋。而積鹽而又。許

公曰。諾。乃以令使糶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

朱養純評
若此則下
夫權之用陰

未長春評
時分國可用

管子之言
公曰諾之引

管子而問曰。安用金。而可。管子對曰。請以令使賀獻。

鹽相減于七
不知幾大

山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盡歸於君。故此所謂用若挹於河海。若輸之給馬。此陰王之業。

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君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管子對曰：人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人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之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

揚悅評賈人
與弊是通病

不必評諸守
陳思

朱養純評
其可為公為
欽法亦伊

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夫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萊，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股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筍曲之疆，若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

食筍曲之用至其蠶熟則去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

續按謂蠶月君以游財給民之養蠶者口

葉求心評守
茂五用斯能
論經

春日。俾耜。次日。獲麥。次日。蒔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
次日。大雨。且至。越芸壅培。六時制之。春通本末之可
民務相乘。六時
制之。趨于農而輟于賈也。不至
之時。用守至。用泄則輕重在我。臣給至於國都善者
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
為天下王。

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為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為之
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
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
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

治世新評易
亥具而一怒
識利何極

行遺財不可包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二升。則
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
家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
求民之毋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
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
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而無止。
民無以待之。走亾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
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
敗。

致務評君不
得不求于民
奈何無止

春評孟子用一緩二之說。朝令夕具之術也。正欲其薄。又欲其緩。後世催科急干場功。令穀入于市。賈之窮。半歲而彼收廢。居什二。三農折入三四矣。朝令一怒之說。可為暴征。歲顧以反而用之。守重流。則又賈而王也。可以恤其病。不才攘其利。

管子曰。今為國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今君躬犁墾田。耕發草土。得其穀矣。民人之食。有人若干步畝之數。然而有餓餒於衢閭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今君鑄錢立幣。民通移人有百十之數。然而民有賣子者。何也。財有所并也。故為

疎評諒然

孔穎達評此
同有驗恤深

人君不能散積聚。調高下。分并財。君雖疆本。趣耕發。草立幣而無止。民猶若不足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寤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

法正許可因
不因便非好

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因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准同筴者。泰通穀金幣為三准。操輕重以流為同筴。能為天下不知三准之同筴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

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

朱衣和評兵
曹某可慮

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戰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戟一譟。而靡幣之用。日去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金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

郭正域評案
金粟輕重之
數可無憂用
矣

姚樞評人皆
為利死

蘇軾評慕祿
賞則無遠險

梅上亭評非
貪四夷寶玩
也所以道其
貴于上則令
彼亦自珍其
寶之奇期于

管子曰。故善者重粟之賈。釜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筭。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

管子曰。湏然擊鼓。士忿怒。鎗然擊金。士帥然。箠桐鼓。從之。與死扶傷。爭進而無止。口滿。用手滿。錢續按用言勇于取戰。死而不顧者。為有重祿。而非大父母之口滿食。有重賞而手滿錢。動于利也。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所使也。故軒冕立于朝。爵祿不隨。

臣不為忠。中軍行戰。委子之賞。不隨。士不處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朝。而列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兄不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為然耳。故不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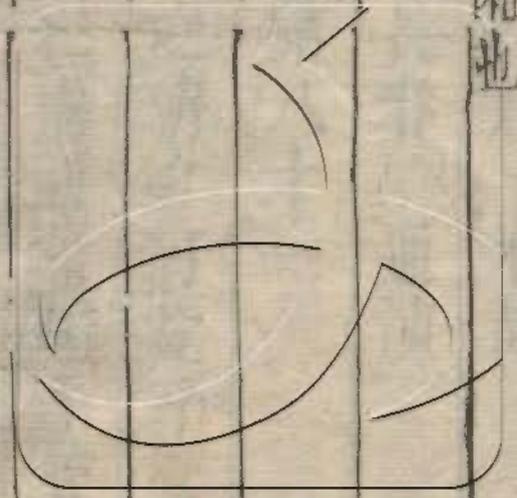
桓公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行。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為幣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氈他卧切。服而以為幣。落毛也。

必達日得以
歸塗之便哉
吾國之盛亦
招遠一策也
雖然使管子
當武王之時
承太王王季
文王之緒德
澤洽于天下
其招遠又不
止此

朱長春評定
齊夫中國也
遠漢窮河源
猶非真良楫
也此曰八千
里意蓋指別

乎。禺氏不朝。請以白璧為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
璆。琳。瑯。玕。為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
口。而辟千金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
也。一豹之皮。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
得而朝也。懷而不見於抱。掖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
者白辟也。然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珥而
辟千金者璆琳瑯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
得而朝也。故物無立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
不得而朝矣。春。適。珠。象。文。皮。自。璧。琳。瑯。玕。彼。以。為。產。我。以。為。幣。則。四。國。之。產。皆。爭。售。其。寶。以。為。

利。而我得因其利。以制其命。何也。彼不通于之國。則
率利而無用。通之必于朝。用之至今中國四用之。夷
屬職貢者。皆厚往而薄來。我不得其利。而徒以通其
利。故蕃夷珍貨。市于京師。為其以市而貢。而我因以
馭夷之大權也。此中國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管子

卷第二十三

二十七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管子卷第二十三終

管子卷第二十四

管子卷第二十四

管子卷第二十四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唐

蘆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輕重乙第八十一

管子輕重十四

桓公曰天下之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

公曰其不定之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

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天子中而立國之四面

面萬有餘里民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

揚慎評流之殺也飛鳥下走此疑丁賊渡矣

管子卷第二十四

管子卷第二十四

劉經評色澤
如好

朱長春評涉
金本于丘壤
真商南北于
新不相

沈陽新評說
國策之成隆

柯濟評加列
海珍山寶

之力而不至者。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上。邊竟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為善。缺然不朝。是天子塞其涂。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春通王德不至諸侯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胸之使臂。臂之使指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在下。不為君憂。夫海出涕。無止。山生金。尤無息。草木以時生。器以時靡。幣涕水。

之鹽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謂立壤列也。

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

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穡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

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嚮處之國也。遠秭之所。

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

因吾國之幣。然後戴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

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

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

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

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土之用。而天下足矣。

穡賦評織悉畢獨

桓公曰。衡謂寡人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鎌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

釘。一鑽。一鑿。一錐。音休切。鑿屬。一軻。然後成為車。一女必

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鉢。時桶切。長針也。然後成為女。請以令

斷山木。鼓山鐵。是可以毋籍而用足。管子對曰。不可

今發徒隸而作之。則逃亾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上

邊。竟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未見山鐵之利。而內敗

矣。故善者。不如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

其三。有襍之以輕重。守之以高下。若此。則民疾作。而

為上虜矣。春通。虜者。奴使之也。疾為上作。是為上奴。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壖諸侯。畝鍾之國也。

側革切。山諸侯之國也。河壖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

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

河壖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

至於山諸侯之國。則歛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春通。沃土之民。

郭正域評量重計贏數部不戕王者

朱養廷評義則使注則貧可下民與國

孔穎達評輕重高下宜通

涇瘠土之民義。此言沃土之民貧。瘠土之民饒。饒生於義。貧生於淫也。故關中三河。畝收不及江南什七。而富什倍。秦趙之間。萬金之家。布衣兩截。蔬食終歲。江南千金之享。溢於正侯。觀其所用。而民俗可知。地國富可知也。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鎰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金而鎰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金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

張皞評欽強求最足府怨

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以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春通五穀。生之于下。金布幣之于上。操其幣以通其生。而輕重之故。予為奪奪為予。是制其通以御其命。

楊忱評食為民天少則不能令

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國必亡。待五穀者。眾也。泉雨五尺。以喻人君惠澤及人之淺。不足以鼓舞其民。而取辱也。國之委積之食。亦若是

之淺少者。國必不。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可以戰守而。家足其所者。不從聖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喜然後怒。天下可舉。

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為存乎。管子對曰。可以為益。愈而未足以為存也。昔者紀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

朱義和評語
趙上據舉

沈鼎新評解
方都全在因
天辨地

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桓公曰。寡人欲毋殺一士。毋頓一戟。而辟方都。二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涇水十二空。汶淵洙浩滿三之。於乃請以令。使九月種麥。日至日穫。則時雨未下。而利農事矣。桓公曰。諾。令以九月種麥。日至而穫。量其艾。一收之。積中方都。二。故此所謂善因天時。辯於地利。而辟方都之道也。

管子入復。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金。請以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泰舟之野。期

張榜評賞士
之術大有能
焉

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寧戚鮑叔隰易牙賓胥無
皆差肩而立。管子執袍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衆
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何
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賜
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百
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之
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所
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之
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賞

朱長春評報
德曰：爭名此
素賞得要領
處

沈祖垣評衆
心成誠信然

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識此
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其
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北之
意矣。吾舉兵而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
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誠大將曰：百人之
長，必爲之朝禮；千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
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

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
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
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會
其君此素賞之計也

葉水心評
曲防得體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
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
符而一馬無有者取於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
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
足矣

趙用賢評
入公稅瘠
殊可危

桓公問於管子曰宗弟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
人不得籍斗升焉去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垠墾不爲
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
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春通
其一公族采地世祿不入于公稅也其二棄土不毛
不入於公稅也其三近郊村落自古土爲耕不入於
公稅也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操其二是有萬乘
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子提衡爭秩於諸

侯提持也合衆弱以事一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
強者謂之衡秩次也

籍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

朱養純評
世籍農亦
法

管子 卷二十四
令發師置屯籍農

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

十鍾之家不行。

六斛四

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

國丘倫反。皆見於上矣。君

案困窶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

子皆案困窶而不能挹損焉。

挹猶謂。其數。

君直幣之輕重。

以決其數。

直猶當也。謂決其積粟之數。

使無券契之責。

分之日券。合之日契。

責讀曰債。使百姓皆稱貸於君。則無契券之債。

則積藏困窶之粟。皆歸於君。

矣。故九州無敵。竟土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所用之。

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

兵。則以賜貧賤。若此。則菹菜鹹鹵。斥澤山間。垠壘之

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

管子曰。滕魯之粟。金百。則使吾國之粟。金千。滕魯之

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飢也。辟之

以號令。引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

桓公曰。吾欲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為此有

道乎。管子對曰。粟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

不衡立。故殺正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

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

並錄

管子評有
兵無兵

李必評合農
公事便是

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通春

藏即今俗所云露積也積之于野人將發使卿諸侯

盜必城藏而後可如今露積之外有垣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列大夫中大夫藏百鍾富

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

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

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

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

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春通非以明民將以

愚之澄明也明穀則

習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

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

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

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

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

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

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有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

輕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

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羽毛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

種敏政評城
藏正以益農

通正或評持
然

何俊良評四
秋立論新篇
陶澍

曾子論盡

管子曰唯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今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五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

朱長春評按管子輕重十二篇本文盡矣雖為猶有可觀所云甲乙十篇又後好事借名勦說而演之改頭換面附根生枝至賈之所不屑童兒之所不可欺如是能為國乎況于伯議既陋鄙文亦瑣屑修詞者取節猶可施之于行遠矣已附于書稱為訂次之甲尚未謬乙以下可廢

輕重丙第八十二

管子輕重十五

輕重丁第八十三

管子輕重十六

桓公曰寡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

管子對曰請以令城陰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地也使其牆三重

而門九襲襲亦重也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託築城因使玉人刻石而

為璧刻石刻其菑石尺者萬泉八尺者八千七寸者七千珪

中丁仲反四千瑗中五百好倍肉瑗璧之數已具管子西

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

周室請以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

不得以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所出

蓋不可獨言石璧兼以彤弓者猶藏其機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諾號令

梅士亭評此陰謀也齊人以肥已管子必不爾必取其朝天子耳

沈博新訂借石璧以收財托天子以令人亦是詭處

楊慎評此書
下之言矣奴
之所私詡也

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文采布泉輸齊
以收石壁。石壁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之齊。故
國八歲而無籍陰里之謀也。

朱長春評。桓公九年合盛伯。所少止一朝耳。非春秋
為案。石壁菁茅。勉于王哉。伯烏以命之。雖然。此猶
借朝以行實者也。輕重家之託術。因而託言。不自
知兔藏之露也。東周不王不貢。至求車求賻。求金
而設一令。能使諸侯執弓壁。又能禁入馬。則何藉
于桓之一匡耶。其從禪也。又其微也。石為壁。束百
金。又近塵
飯桂薪。

右石壁謀

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

楊士章評為
天子之養不

足以此類不
天下雖高而
而正矣

楊慎評秦漢
之君因而求
之楊馬之文
意而志之其
可發祭

為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毋
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
天子則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
天子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為禪
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
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
子三日即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
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

右菁茅謀

朱養和許行
重終不越數

桓公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賈稱貸家
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
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
曰請使賓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寧戚馳而東鮑
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
為我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
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
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為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
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

姚樞評盧利
利貧萌如
指掌

百餘家賓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
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栗川獵而為食其
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伍
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寧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
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斲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
為食其稱貸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十
鍾其出之中鍾五金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
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涕為鹽梁
濟取魚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

蘇賦評又歸到反號令

宋長泰書買市地君令

七百萬其出之中伯二十也。受息之氓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出粟參數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乞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桓公曰。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反之以號令為可。請以令賀獻者。皆以錄枝蘭鼓。則必坐長什倍其本矣。君之棧臺之職。亦坐長十倍。請以令召稱貸之家。君因酌之酒。太宰行觴。桓公舉盃而問曰。寡人多務。令衡籍吾國。聞子之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終其上。令寡

朝賈令市君操一物出以日中純萬錢何市而信之一枝一鼓以決子息而貧不徒則亂

人有錄枝蘭鼓。其賈中純萬泉也。願以為吾貧萌決其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曰。君之憂萌。至於此。請再拜以獻堂下。桓公曰。不可。子使吾萌春。有以傳耜。夏有以決芸。寡人之德。子無所寵。若此而不受。寡人不得於心。故稱貸之家曰。皆再拜受。所出棧臺之職。未能參千純也。而決四方子息之數。使無券契之責。四方之萌聞之。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曰。夫墾田發務。上之所急。可以無庶乎。君之憂我。至於此。此之謂反準。

沈維重評因
之一字乃制
天下要樞

管子曰昔者癸度居人之國必四面望於天下天下

高亦高天下高我獨下必失其國於天下桓公曰此

若言曷謂也管子對曰若萊人善染練苳之於萊純

錙綱綬之於萊亦純錙也其周中十金萊人知之聞

纂苳空周且斂馬作見於萊人操之萊有推馬是自

萊失纂苳而反準於馬也春通純錙甚微耳而中十

故以馬作見錢而易之故可因者因之乘者乘之此

是失苳而反准馬也金故纂苳空空則市難得

因天下以制天下此之謂國準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糴賤庸用也謂豐稔

而足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

今齊西之粟金五鍾百泉則錕二十也斗二勝八合日錕烏侯反

也泉錢齊東之粟金十泉則錕二錢也請以令籍人三

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

決其籍齊東出三金而決其籍然則金十之粟皆實

於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本者予之陳

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

君下令稅人三十錢準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

東之人納三金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俱平矣管子曰

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齊一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霸

業所行權術因機而發非為常道故別篇云偏行而

岳正評納東
販西故準平

不盡也

未長春評四守皆民之必

通市賈之必

通上守其謝

下何以禁其

通禁則放絕

市擾民貧國

亂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既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牆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孟夏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

黃震評此種神以罔眾

龍鬪於馬。謂之陽。牛山之陰。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春評即墨之天師破燕。非以神威敵。以神安圍城之民。而壯之也。此龍鬪而朝八諸侯。何居。誰欺乎。謂人可愚。自愚也。況乎以愚愚。

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勳。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

沈鼎新評記
利于天巧取
于人祇益其
仇耳

管子

卷二十四

花齋藏板

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仇。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令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仇，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齋而求民鄰財之道也。

春評不以修德肆放弭天之災而乘天齋為利乎。民亦有心何能矯誣慢天責人日唯財之以財不可以一守也。

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絁鵝鶩，含餘糝，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柯潛評形容
陽城大夫如
盡

朱長春評此
猶舉而近于
正則一人而
國徧施

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絁鵝鶩，含餘糝，齊鍾鼓之聲，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母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為未足。又收國中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戚，骨肉相親，國無飢民，此之謂繆數。

管子

卷二十四

十六

花齋藏板

梅士享此亦詭計不可復也如取其不忘戰士耳

孔穎達評曰巧而曲

桓公曰崢丘之戰

崢丘地名未聞說即葵丘

民多稱貸負子息以

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

業產者本業也此何以

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

管子對曰惟繆數

為可耳

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

桓公曰諾令左右州曰表稱

貸之家

旌表也

皆聖白其門而高其閭

亦所以貴重之州通之

師執折筮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

之以給鹽菜之用

今使者賁石璧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

稱貸之家

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者曰君令曰寡

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

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

之求使吾萌春有以傳邦夏有以決芸而給上事子

之力也是以式璧而聘子以給鹽菜之用故子中民

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折其券而削其書

舊執之券皆折毀之

所書之債皆消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賑貧病分其故

貨故國中大給蚡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

桓公曰四郊之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

民以益四郊之民為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

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

周元會評動以父毋獲其財其謀甚深

郊之民殷然益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決瓠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之汁肥流水則蠶蛇巨雄翫燕小鳥皆歸之宐昏飲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為讎買為取市未與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蠶蛇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隈九游水上彈翫燕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之民賣賤何為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為不貧乎桓公曰善春通市多屠酤水通于市則汁肥于水水之肥者鳥蟲所集也茂苑豐水民所樂燕飲游嬉空市之民出治游則市之貿易者少貨少則物賤物賤故賈貧民富

宋長春評人

君將禁游俠

以歸本業

法刑三人飲

而縱挾彈隈

九男女襟水

上子而賣之

買貨買

宋養純評去
樹禁游俠係
極大

宋長春評上
開游此禁游
不計自才庸
于游乎游俠

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弊而履穿寡人欲使帛布絲纈之賈賤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履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賭樹下談語終日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賭樹下戲笑超距終日不歸父兄相賭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發五穀不播麻桑不種蠶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歸則帛

之民何渠必樹下昧日而望山童子塵塗之戲耳

葉水心評璧聘困京人爭題名矣

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春通其害去則其利興無游民則無

曠土江南所多淫民無千金之家游處多江山為之崇也

桓公曰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

姓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

新成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璧而聘之式用也璧石璧也聘

問也賜之以璧仍存問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民間之舍其作

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桓公問管子曰

此其何故也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璧而聘之

名顯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

姓也春通君禮于有功困京何功于國而璧聘以名則爭效焉功立而名成下則

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名實俱在也民何

為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

管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

月斂實平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

何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

齊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泮龍夏其於齊國四

分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墾齊地者五分之一非穀之

所生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耶桓公遽然起曰然則

何俊長評政核精

楊慎評國不與實爭地第

曰君獨買則奈何

梅士享評究物之始終而

謹守重流視

哉之高下而

沈劍陳戒故

曰左右之流

君獨因之又

曰物之賈吾

已見之也

極有方

物以御此為

管子

卷二十一

管子

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
 基且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
 農人獨操國因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
 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
 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
 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
 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芻之所生者斥也公
 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
 春通三原從穀幣之准軌而通之布穀六畜公曰何
 即廢居之說從有餘不足調輕重而御之

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
 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籍於系未為系籍系撫
 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
 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畜則撫之術春通
 也經術之術市籍於物之終始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管子曰以國一籍臣右守布萬兩而右麻籍四十倍
 其賈術布五十倍其賈公以重布決諸侯賈如此而

有二十齊之故春通常布之急守布而籍麻即上以

賈倍及麻之織守麻而市布即上籍絲撫織則布貴
 而賈高五而十之其賈倍又以重布而決諸侯之賈

管子

卷二十一

二十

故云二十齊。即上再十倍。其賈之說也。右高左輕。右守左散。始右守布。既右麻籍。高下徐疾之決也。右左即輕重之變。是故輕軼於賈穀制畜者。則物軼於四文籍。徵也。

時之輔善為國者。守其國之財。湯之以高下注之以

徐疾。一可以為百。未嘗籍求於民。而使用若河海。終

則有始。此謂守物而御天下也。公曰。然則無可以為

有乎。貧可以為富乎。管子對曰。物之生。未有刑。續按刑作

形而王霸立其功焉。是故以人求人。則人重矣。以數

求物。則物重矣。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舉國

而一則無貴。舉國而十則有百。然則吾將以徐疾御

之。若左之授右。若右之授左。是以外內不蹉。終身無

咎。王霸之不求於人。而求之終始。四時之高下令之

徐疾而已矣。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

竭。此謂源究。

輕重戊第八十四

管子輕重十七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

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

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崧。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

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

郭正城評窮
源其源

朱養和評如
此則鬼神不
能竭其源

劉魏評輕重
成王是頂門
針

沈氏新評數
別數聖人之
化似琪花仙
草

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鑿鑿生火以熟葷
臊民食之無茲臍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
竭澤有虞之王燒曾敷斬羣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
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慍惡不服而
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畜鞮十七湛疏三江
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商九州之高以治九敷民乃
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
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卷
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

梅十亭評起
周室之祀乃
管子本意

可管子對曰并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
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
行義奈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
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

朱長春評以
下策可言不
可行夾之變

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干穀也春通干即阡阡之穀
兩畔爭食之比干隣
界界盜螫也齒之有唇也螫古蜂
字螫音尸亦反言
魯梁一國常為齊患也今

只一局宗之
變只一姓百
谷之王一木

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縹
徒奚反縹之厚者謂之縹公服縹令左右服之民從而服之公因

也何貴乎徒
多
橋士亭評以
後用魯梁亦

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作

昔楚代衡山
不過一術諸
國何若是愚
齊又何是術
之必行也計
淺而書傷不
與盡美

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

魯梁二國在泰山之南故為服

於此近其境也欲

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

曰子為我致綈千匹賜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

斤則是魯梁不賦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

教其民為綈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

之民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綈綈而踵相隨

綈綈謂連續也

綈息列反

車轂齧騎連伍而行

齧齧也上角反言其

東西連而行

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

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

後十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

相及猶相

繼新也應聲之正

春通應聲之正應

無以給土

應聲之正謂急速之

賦正

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

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

穀斗齊糴十錢

穀斗二十四

月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管子曰民饑而無食寒而無衣應聲之正無

以給上室屋漏而不居墻垣壞而不築為之奈何管

子對曰沐浴樹之枝也桓公曰諾令謂左右伯沐浴

樹之枝左右伯受沐浴樹之枝澗也

澗涂

其年民被白

曾彥訂到底
用此術

楊慎評清中而濁布理致

張皞評即前法附法

朱長春評以下多復言無

當改頭換面耳

愚人蘇軾評亦能

以戰等事亦塗美之戲

布清中而濁。應聲之正有以給土。室屋漏者得居。墻垣壞者得築。公召管子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齊者夷萊之國也。一樹而百乘息其下者。以其不墾也。衆鳥居其土。丁壯者胡九操彈。居其下。終日不歸。父老。村枝而論。終日不歸。歸市亦情。倪終日不歸。今吾沐浴樹之枝。日中無尺寸之陰。出入者長時。行者疾走。父老歸而治生。丁壯者歸而薄業。彼臣歸其三不歸。此以鄉不資也。

以一時為長

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之所以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令隰勿反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弊於楚。功不成於

趙用賢評此策最謬悠不可欺三尺童子輕重篇中說多類此其為質書無疑

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鬪之道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伯公將白徒而鑄錢於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千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重也國之所以存明王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也明王之所弃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以盡齊之

黃震評此術與能服楚楚豈長其困覺卯

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至而金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也楚之男子居外女子居涂隰勿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三月而得也楚羅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芋之南楚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

榜士享評哉
金錢求白狐
皮依然故智

桓公問於管子曰代國之出何存管子對曰代之出
狐白之皮公其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
月而壹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
率而求之則是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居
山林之中離枝聞之必侵其非離枝侵其北代必歸
於齊公因令齊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
王師北將人徒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
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
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意

仇明新評代
去其本又失
其地而齊
其得之謀何
法也

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
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
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
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
士卒願以下齊齊未出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為之奈何管子
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
公而買之秦趙聞之秦通春秋安有趙代
戰國人之露肘也必與公爭
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

揚忱評械器
術亦迂

朱養和評曾
南齊削井
勢不得不歸
齊

管子
卷二十四
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
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
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
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
買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本。修械器之巧。齊即令
隰勿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勿取之石五十。天下聞
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
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
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自量無械器。以
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輕重已第八十五

管子輕重十八

清神生心。心疵微生規。規生矩。矩生方。方生正。正生曆。曆
生四時。四時生萬物。聖人因而理之。道徧矣。春通推曆時生
于。心合天於人。聖人因心而理時。入相乎天。規圓為
天。矩方為地。天生地。故地在游儀之中。衡南北以司
日出入。定二至四時。此曆時之由生也。度地有步。候
天有晷。地與天相距。南極北極相距之里數。皆從矩
儀之中。

以冬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冬盡而春始。天子東出其
國。四十六里。而壇服青。而纓青。摺玉。總帶玉。監朝諸

李泌評因心
理時皆有曆
者

未養純評五
行四時似從

今而節亦
以地事民之

意

何俊良評順
春時以惠民

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祭日犧牲以魚發出
 令曰生而勿殺賞而勿罰罪獄勿斷以待期年春通
 又也漢行刑亦盡冬月止教民樵室鑽鑿墜竈泄非所以壽民也
 耕耒耨懷銘給又擅權渠繩繞所以御春夏之事也
 必具教民為酒食所以為孝敬也民生而無父母謂
 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老寡此
 三人者皆就官而眾可事者不可事者食如言而勿
 遺多者為功寡者為罪是以路無行乞者也路有行
 乞者則相之罪也天子之春令也

孤極評取如
春月

以冬至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春至天子東出其國
 九十二里而壇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祭星十日之內室無處女路無行人苟不樹藝者謂
 之賊人春通四之日于耕下作之地上作之天謂之
 不服之民處里為下陳處師為下通謂之役夫三不
 樹而主使之春通主使如後後為天子之春令也
 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天子服黃而
 靜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
 聚大眾毋行大火毋斷大木誅大臣毋斬大山毋戮

靜正評王夏
崇德莫可以
至物

大衍滅二大春通大木大山大衍夏日蕃秀禁傷其長養而國有害也天

子之夏禁也

以春日王始數九十二日謂之夏至而麥熟天子祀

於太宗共盛以麥麥者穀之始也宗者族之始也同

族者人外族者處皆齊大材出祭王母春通王母即后媪七神土

旺夏季牲夏至之祀也記天子之所以主始而忌諱

也以夏日至始數四十六日夏盡而秋始而黍熟天

子祀於太祖其盛以黍黍者穀之美者也春通秋社

者國之重者也大功者太祖春通國也五廟小功者小祖春通

家也二廟無功者無祖春通庶人祭其先有田祭無功

者皆稱其位而立沃有功者觀於外春通沃飲之也

燕為沃即飲酬之舉也記曰君舉止十祖者所以功

祭也非所以威祭也天子之所以異貴賤而賞有功

也

以夏日至始數九十二日謂之秋至秋至而禾熟天

子祀於太西出其國百三十八里而壇服白而纁

日擗玉總帶錫監吹埴篪之風鑿動金石之音春通

主聲故吹風動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號曰

音應兌之令

夏祭麥祀
本宗黍太祀
谷有所配

張榜評奇攝

朱養和評秋
至冬始順時
祀事與前同
忘

應元合小靜
屢義微

通法初天
之匪大極

祭月犧牲以發號出令罰而勿賞奪而勿予罪獄
 誅而勿生終歲之罪毋有所赦作衍牛馬之實在野
 者王王為句。記曰。馬牛羊有在野。收之弗禁。此王今律所謂入官也。天子之秋計也
 以秋日至始數四十六日秋盡而冬始天子服黑絕
 黑而靜處春通已亥陰陽六純之月。子午南北。二陸之極。故皆靜處。此與月令兩齋戒參看。
 朝諸侯卿大夫列士循於百姓發號出令曰毋行大
 火毋斬大山毋塞大水毋犯天之隆天子之冬禁也
 以秋日至始數九十二日春通自冬至起數。故不言。天子北出九
 十二里而壇服黑而纒黑朝諸侯卿大夫列士號曰

發絲趣山人斷伐具械器春通木落而斷伐。臘月之木。其器耜。趣菴人

薪藿葦足蓄積春通水落而薪澤可久蓄。三月之後皆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謂之大通春通通下句。通其積也。三月之蓄凡在趣

耕而不耕民以不令春通游民也。不耕之害也宐芸而不

芸百草皆存民以僅存春通食少而飢。不芸之害也宐稷而

不穫風雨將作五穀以削土民零落不穫之害也宐

藏而不藏霧氣陽陽宐死者生宐蟄者鳴不臧之害

也春通當藏不藏。霧氣陽陽。死生蟄鳴。為其反于來復之候。貞元之道也。此可以言養生矣。故曰至道之極。是張耜當弩鈔耨當劔戟。穫渠當脅荆。蓑笠當昏默。默。

陽新評語
以養勳玄空
察然

一氣運評語
察然

櫓故耕械具則戰械備矣

春通古人寓兵於農之法

朱長春評月令而外此中具四時五行最詳亦頗復出。想襍撰諸游士之手各志所聞亦多有義皆小正支疏也。然而古之敬授時以重其紀可見焉。

輕重庚第八十六

管子卷第二十四終

